

序 邑志原序

成化十二年
丙申邑教諭 喻 淳

穉邑不可無志也一穉非志則一穉之事蹟無所考一邑非志則一邑之事物微可稽穉邑既志則古人之建置沿革興廢之由山川人物風俗美惡之異遊宦政治賢否得失之殊與夫戶口貢賦之盛衰多寡文人才子之揄揚歌詠靡不於此焉寓志豈虛文哉予成化丁酉備員於茲每觀山川秀麗風氣清淑意必有魁竒特達之士生於其間者欲輯其志以稽前代之事物而不可得間有得者無非因實錄之故事撮其大略而細微曲折多有遺漏矧未鋟梓僅出於人之掇拾紛紜舛訛不足以便人之觀覽予嘗慨之庚寅春喜得守禮

司訓邑人陳瑚與予同謀葺理是志奈釋服遽去不果迨癸巳冬罷守榆杜常顯侯以罷志未備命各邑儒官採集類聚以益之予幸喜得與其列於是仍取其前志未載搜訪名山古蹟有補於風化而切要者益之於志復詢於耆人碩士非關於時務而繁冗者弗錄損其所繁益其未載經綸始末竊附已意釐爲四帙以供其去取遺藁未刊今歲秋予以九載秩滿行將有期一旦諸生列館下謁予言曰志乃邑之藻鑑可以窺古今廣聞見風化所關觀先生於邑志留心久矣茲而不梓行於世則斯邑事物之類殆將與木石同爲朽腐願繡梓以永其傳匪爲不負先生之用心抑且以表章斯邑事物於悠久矣因是其言遂忘固陋命工鋟梓以慰諸生意其間魯魚亥豕未免起後人之譏也雖然是志之作雖爲不工庶乎無掛一漏百之失倘後之人與吾同志廣詢博采以增益其未志俾方來之生長於斯遊宦於斯得以觀覽是書者猶可以頗知其事物之一二焉亦庶幾乎斯邑之小補云耳

重修邑志序

嘉靖癸卯 彭澄 邑舉人

邑志昔作於純皇間距七紀有奇於今湮蝕既有年矣邑人感病且恤之澄恒竊有志焉屬佗倅淖鞅時力未之逮歲壬寅又以小吏事湖南竟齋志以行盡乎如求弗獲越明年側聞罷志增新矣輒爲之慶幸稽古右文樹聲貞教著言立政

我罷公東明范欽公用志殷矣又安得邑如其罷竝舉厥墜
哉霆之發波之涌襲其飄食其餘固將有冀心也移時果里
姻邑博龍君國臣遺書澄曰東明公入覲京師星輶經邑因
進予輩屬以志事謂志紀事之書也史之流也統志略於藩
藩略於罷罷略於邑非故略之也悉書不勝書也今罷志矣
邑有不得儷諸罷者幾熄已爾邑舊稱名境在昔獻哲頻仍
積運而興理也地以人靈有在也邑志可諉諸顧茲成命亟
圖仰效迺聯邑學生龍國賢辛御良輩相與緝閱載籍蒐稽
隱遺諮之乎耆碩叅之乎鄉評卽以先是報罷志草爰加整
飭闕衍刪益譌舛釐定編年紀事義例一準罷志云業已徵
文念菴羅太史公得首肯矣若宜叙諸末簡噫茲典也曠時
而興一舉式成范公之功偉矣制集罷長翁無異議費自己
出尠無勞浚以告竣事龍君暨諸彥豈惟有勞以庀役已哉
是故可以觀志矣澄不敏不獲操濡穎翰以從事得樂觀乃
成以酬夙志幸矣矧又得以名氏附書耶刻成僭書以識予
幸若夫摺綱撫目遡原窮委輝方策垂金石信且傳於弗朽
則賴有念翁之文在

重修邑志序

嘉靖甲辰

龍允中

邑舉人

癸卯歲夏我袁少保介溪相公推所知吉罷人士來新袁志
維時罷守東明范公檄下邑學搜採故實別示允中亦與叅

稽草創以上於是邑博陶冕以庠員龍生國賢辛生御良龍
生國相彭生天祿應命與允中更互讐校事既竣僉謀加詳
成邑志板行之允中期當偕計羈跡京師不及率約未幾兄
對山士通入覲持書與志抵曰志得東明公之命而翁之倡
諸鄉士之贊成矣予可無言允中展而閱之則見綱舉目張
織巨罔捐義井井矣文斐斐矣益有感而歎曰昔何其爲之
難而今又成之易也是故觀於茲而天下四方之志可知焉
蓋事之難其舉也始以其官守者承奉簡書勤渠弗遑視此
謂非急務而愒乎不與相涉土之人有有志者矣又限於蘊
藉之歉與或苦於糜費之無措也萬載自建治迄於今日代
有賢令至於鄉之先達由文學登科歷卿佐者載在志冊亦
既可考然而纂修之績遂濶無聞何邪必其賢而官守者任
無久歲而鄉達皆蚤自嚮用奔走宦途不得頻處桑梓而暇
爲之故今索其舊僅存一二亦殘斷幾不可讀而其篇端所
云實自其時稹守常侯命邑博喻淳編刻以傳始也今且七
十年於此矣歲改時移邑故泯泯而華顛父老將靡子遺何
恃不恐幸遇菴公涖袁政通人和使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用能以其餘閒倦葺菴志以率先我萬載比及車轍所到獎
進諸生懇令董役則上之人既非昔之傳舍吾域而愒然者
倫也况於時秉筆諸彥則嘗慕子長班生之爲人故能旁羅

百氏卒以既溢之流煥昭詞藻率歸典要至於羣士夫尤協力出私羨以翼之者未有難色宜其旁無紛擾而告成果易也自是闔境往蹟昭然在目而山水若增與夫弊習之浮澆或因有勸懲焉則其繫於風維豈小補哉允中愧辱泥塗不獲親攜撫助涓埃顧僭言末簡用識歲月蓋實有榮耀矣若夫昭揭篇首以輝光我萬載者知己納履文儒鉅公之門而今特虛以俟也允中何敢

三修邑志序

崇禎九年

朱世守

安福

作史者其有所閔乎閔夫世流之與俗化也閔夫地產之與天違也閔夫土確之與人悖也閔夫上有惠而不下究下有隱而不上聞也於是攷覽往蹟斟酌時事稽鏡人林綠筆而書之離爲類例合爲篇帙令覽者一紆卷而今昔之盛衰物力之盈縮藪溼之情形皆洞若列眉入其國不必資油素訪耆碩而已知之矣夫志亦邑之史也作之者非第以侈人文彰形勝蓋亦有惄然之慮愀然之思爲良爲疲斲以轉世之觀聽而不至以所聞疑所見膠而視之槩而繩之以日驅其民于流散可以觀忠可以觀慈矣萬載故爲袁望邑昔號康樂故謝靈運之所封也乃今何如哉民不力於穡而浮派有加土日非其故而逃死四方者日聞俗益蠱而賦益通閭閻之內盡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嗚呼是尙可以昔之康樂槩之

乎吳興韋使君以名進士來令是邦而會其時夙負積天災
行督賦之檄紛紛雨下民不知上之如是乎急也而第仍其
故上亦不知下之如是緩也而第罷其責於令之身侯軫其
凋敝之實悉其逋欠之繇時時削牘而爭之又時時下教而
諭之周旋折旋不難以一官爲萬民之命而他非所計也蓋
入載之中捋荼茹藥上未必知之而民知之民亦未必知之
而天知之庶幾家視官子視民古之循吏者非乎嗚呼安得
天下盡韋侯布列有位又何患乎民生不遂盜賊不止邊鄙
不靖哉侯復念邑志不可闕而湮蕪及百年于是戴星之隙
廣爲蒐羅輯爲斯編類例井然文彩煜然而于賦役猶三致
意焉蓋侯之所以爲志也旣成以眎余而命之序惟我安成
之去康樂櫛比而鄰惟我躬耕武功之麓地分親切自笑繫
籍仕林長伴麋鹿因悉康樂三紀以來之卓令如我同年畢
新安與今吳興韋使君先後芳猷炳燿不朽卽耽卧未獲一
入咨治道而心神嚮選何幸得是編而卒業也輒肅然葉拱
誦之其意切其衷痛其神業業焉如有所深思而極慮筆之
所至心亦傳焉嗚呼侯之志可知矣聖人不易民而政知者
不變法而治夫欲布令于流水之源使上與下相習而不相
格自非辨土物本民情求無跡豎胡可得也萬載卽僻壤其
人蓋亦沐浴先王之化而彬彬以忠節文學知名寓縣豈其

器梗自甘飴而忍于負上哉顧膠柱而鼓刻舟而求本疲而欲等之富本聚而忍逼之渙則無乃師心而治者之未調其俗而以一切臨之無惑乎民日散而土日荒也今邑之故犁然陳于前矣是保章職方之所括也是風謠俗化之所出也是山液水膏之所萃也是貞臣蓋婦良師帥之所臚而列也爲疲爲豐爲良爲頑爲可駸削與當喫咻不待終卷固已有咨涕涕呼而曰艱哉吏也憊哉民也輶軒之史采而上之當宁有不恫然念此羸者萬乎夫侯之爲治一邑卽披肝見肺猶一世之憲也而是者且貽萬以百世之憲自非凌民以逞其亦誰不覽是而惕若顛若以家視官子視民如侯哉萬之民自此瘳矣將康樂者仍還于康樂矣然則是志豈僅僅文墨議論以垂于著作之林乎哉一日而萬載則一日而是志存也山可泐石可裂而是志必不可朽侯之心遠矣用是標而序之以詔來茲

三修邑志序

崇禎九年

袁業泗

宜春進士

昔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今之志卽史也天子之志一統之典禮宗焉一國之史一國之典禮具焉一邑之志一邑之典禮寓焉見禮知政有繇然哉浙右韋侯來令吾萬以禮義閑諸生以文教淑民心文章政事滿路口碑考往微來重新邑志萬固儼然周魯

哉萬巖邑也亦材藪也其山峯律而磋礪其水縈紆而綠波
其人好修而寡和往昔不論迄國朝龍德剛以觀察力挽綱
常捐軀靖難與同里黃太常皎皎日月爭光他如郭少司寇
易藩伯龍叅知宋都諫等項背相望或犯顏敢諫批鱗垣闥
或宣威布德鎖鑰封疆更僕未易數而以志書湮失表章無
人時移歲改久且沉淪國賦自改條鞭後萬屬江介獨稱上
疲近以兵興故混行加派累而又累十室九空催科掣肘讀
康樂民隱諸書羣侯條列其狀一字一血南糧改折尤極哀
控卽鄭俠流圖不是過也然邑無成書奸宄任意地方痛苦
誰入見聞侯慨然以文獻爲己任遠稽往牒近採新編日與
薦紳子弟員討故實探幽蹟一善之長必錄一字之媿必收
華袞鈇鉞纏纏洋洋列人物則忠臣孝子之行爛然溢日記
國課則流離顛連之狀灑然愴心覽山川風氣則高人達士
鍾靈毓粹以膺名卿碩輔之選者當不乏人是志所關係非
渺小也觀風大吏得賜乙夜之觀袖章上聞萬之氓其有豸
乎此侯一世之伐也且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侯最滿久不日
以臺省召後之人繼是任者倣而行之或踵事而增華抑烹
鮮而游刃流膏剩馥與世罔極又侯萬世之伐也先是庚申
歲黃郡伯友寰公修廢舉墜力行龔黃之政重修郡志爛然
改觀泗亦忝與筆札各邑蹟傳似已具載而以府志職要書

不盡書不無掛漏今萬志幸侯續成俾府之缺者補疎者詳
飭衍刪益尤爲一郡之全書也韓宣子譽言乎哉侯諱明傑
別號青岑戊辰名進士浙烏程人不肖業泗請老林下散人
且不文不能具一言以揚盛美聊附片語于篇志慶幸焉

三修邑志序

崇禎九年 伍承載 安成

今夫天下國家之有志記猶英雄豪傑之有志量也國有志
則因革損益有所徵以展局而風教之維人也遠士有志則
幹旋掀揭有所挾以發皇而精神之掖世也宏昔人有言大
公志於王而得王管夷吾志於霸而得霸諸葛武侯志於鼎
立而劍閣之雄終其世足以拒曹而關孫是以龍韜虎符參
國伍鄙與夫八陣七擒謂是尙父管葛之志量可謂卽青齊
巴蜀之職志亦可今天下干戈滿地血燐悲天厯十年所推
轂徒勤登壇削邑聖天下厭薄文弱篤崇武材所爲毖內攘
外制勝廟算計良殷矣顧文而飽充脈望可厭也文而經綸
應變如尼山墮都郤萊指顧贊修之間其可厭乎武而扣馬
鷹揚可崇也武而方畧負負如由基射穿七札莫救鄢陵之
師其足崇乎余嘗繹詩魯泮其時非必有操觚橫壑如今峩
冠危屐朱旄大纛奕奕畏人不過以諸侯戾止色笑怒教而
多士遂皆忠愛倍發至於角弓束矢戎車徒御罔不愆飭則
知允文卽是允武而思樂固藏威嚴也吾鄉袁龍萬載一山

城彈丸耳越西韋侯以雄才高第循資爲政或疑鸞皇棲枳
意若不屑而孰知其怵惕關心納溝厲志濶絕之懷弗以屏
窮簷而以謝竿牘曲折之筆不以矜春華而以活涸鮒今試
讀其康樂民隱先後諸梓滴血嘔腸爲民請命真如母之於
孩凡其心中汨汨口裏喃喃皆能句而字之恰協其所欲言
及今澤洽萬靈政成七載而猶以簡乘闕焉未足爲邑民永
利也則博詢廣諏取舊牒與新乘隨境披剝逐傳點綴卽臨
淮指揮不若是之壁壘改觀也嗟夫此其志量詎蕞爾黑子
所能竟其用而生花吞鳥所得神其功哉兵法曰治衆如治
寡整劇如整暇故少少能辦者多多益善圍棋賭墅者威生
草木彼皆有精微乎其間而神運乎其內也目今四郊多壘
征伐叠至鞅掌簿書之吏卽空隙禦瑕綢繆畜租爲日不給
何得如韋侯胸貯甲兵指畫情隱且能以整暇爲萬民計千
秋乎充是志也晉而任天下而天下大利大害大疑大紛處
之當如數家珍如驅熟路如鵝鵠魚麗之陣縱橫闔闢而靡
不勝也指日輯瑞述職上披輿圖而得所以治狀必將曰此
識其小者力且如虎而任其大者如山如河可知已侯於先
伯大夫惟善稱門下士余悉侯志量有日卽石渠天祿芸氣
鬱蒸吾知侯志不在遷固下要以定威嚴於色笑壯干城於
從邁則吾猶以尙父管葛之業於是編窺侯精神遠矣

三修邑志序

崇禎九年 譚經濟 邑貢

粵自九邱禹貢作而圖志已肇端矣然莫備於成周營之地官藏之司馬識之宗伯若周禮大司徒職方氏外史之所掌者是秦漢以來縷不可殫述肆惟我朝損益三代而於圖志尤加意焉方洪武改元之三年卽令儒士魏俊民等類編天下輶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大明志厥後復有一統志之修而輶縣亦各有圖經地志之藏如萬雖巖邑乎曾亦有操觚以紀其盛者惟是世代遼邈故籍殘闕不得爲完書已垂百年崇禎己巳冬西吳韋侯以名進士領是邑承凋敝之餘休孺植僵釐奸剔蠹凡救焚拯溺一切爲民請命之事載在籲天四議民隱六刻者心血幾嘔手腕俱枯初下車周咨廢墜搜縣志剞而雜考輶乘核而略決意修復而無奈歲灾薦至未可卒舉日攜拾見聞蒐羅傳記至乙亥八月越六春秋胸中有成竹矣遂慨然自任曰志猶史也組事如縷貌物如繪著隱如秉炬之畢照示遠如泐石之不磨乃令之銷沉烟草等於斷爛篇章是誰之責歟維時進邑士大夫商評較訂片語隻字俱出如椽謬以不肖經濟董其役劂方始忽奉朝命移所轄輶縣各以圖志進侯益昕夕凜爲裁定案牘之暇遍訪村墟長老之口購求野史宿儒之筆上下千百年間表章若而人摠括若干卷寧惟建置沿革山川靈蹟風俗物

產種種色色較若列眉卽閭閻之瘠阜錢穀之盈縮賦稅之完虧若繪諸圖若指諸掌凡夫黯冷忠魂巖棲逸客孝子貞婦莫不微顯闡幽重開生面邑乘家牒事帙時牋遺編古詠爲學士之明璫翠羽者莫不辨鼠刻魚聯珠貫玉一展卷而爛然憶昔成周時大司徒職方氏外史之所掌亦若是已矣琅函旣具進而獻之天子供乙夜之覽必將躍然曰山陬下邑亦有忠肝義骨死國之難者乎亦有茹芝食霞可用爲儀者乎亦有倚馬作文騎驢成韻煥璧玉斗墟之曜者乎猗歟休哉迨披至土瘠賦重流離疲瘵之景又必將惻然曰培塿松柏饒有靈氣彼山嶙嶙何以攀躋而犁乎彼水涓涓何以一葦而航乎則壤成賦初何以誤科畸重乎彈丸黑子地磽确不毛何以竭蹶而供乎文物之昌明方足動聖明喜而赤子之瘡痍轉以厘聖明憂其喜者可射奎婁而迴筆架之瀾其憂者亦可挽天河而灑甘霖之潤寬恤之詔拭目旦夕下則仁人不朽之澤萬世曷有極也濟雖伏在草莽猶幸沐浴太平之賜敢不載筆而頌河之清因稽首爲之書

四修邑志序

康熙二十二年
常維禎 廣寧
邑令

志者何志邑之所有也有歷久鮮變者如山川城池壇壝之屬一徵之卽足以紀信因之可也有歷久稍變者如官司兵衛祠廟之屬細考之亦足以紀信仍之可也有歷久屢變者

如戶口賦役陂渠之屬詳核之不特足以紀信而兼以垂示
志之不可不晰也

今天子削平僭逆寰宇雍熙島嶼遐荒靡不草而因
命天下罷縣纂修圖志彙輯上陳以大

天王一統之義此誠千萬年難覩

盛典植也備員茲土躬際斯會乃延訪碩彥博採遺聞備悉纖毫
寧繁毋漏而其所尤加意者在戶口諸篇蓋緣萬邑處江右
輿隅高山叢逼土脈枯浮兵戈旱潦之文載籍迭見以故土
鮮卒業農乏蓋藏工無售技之資商絕懋遷之物在七十八
州縣內夙稱上疲近自吳逆肆狂兵寇連毒屠洗焚掠愈不
可問雖數年來荷 各上臺殷殷於元氣之復漸覺寧止然
而休養生聚正未敢以旦夕計夫一邑之史所記所載大畧
因民而有民生遂則記載之事皆效靈色澤故牧斯土者能
於邦本注切豈惟風俗返醇忠孝懋著爲邑之光卽草木禽
魚見諸篇牘皆休徵而足嘉也植是以於戶口諸編三致意
云

五修邑志序

雍正十一年 汪元采 京山 例監 邑令

萬邑志乘自康熙癸亥年編輯至今垂經五十年其中典故
制作建置沿革隨時遞更不有記載何以傳後年歲既久則
故老日稀文獻不足後之人亦奚所據而爲踵事增華之地

也且前志刻板十亡二三挂漏既多卷不成帙因集邑中紳士撫拾癸亥以來事蹟故實依類增入俾不至於淹沒遺忘而采復於其中斟酌裁訂惟期實而不誣信而可徵以垂不朽至於前志所載悉仍其舊今止補其殘闕未敢少有刪潤續修之道如是而已惟是萬之為邑地僻山多壤瘠賦重民難供輸而苦於敲朴第以今日而較之往昔完納者猶能恪遵

功令不致後時故采於田賦戶口之篇存舊著新不厭詳復夫苟旱潦螟蝥之不作大有屢書則賦雖重而民猶可給不然者萬之供輸猶難言之也夫鑑水知貌鑑古知今合新舊之牒而讀之則知夫隆替興衰悉本於天時人事而補救轉移之權則操於臨民上者繼是而作者夫亦善其所操以乘時利物豈非萬之幸哉采媿不文無所發明謹就續修之事聊贅數言于簡端

送敖巡檢序

明學士 危素 金谿

天厯至順之間海南黎母山

按在瓊州安定縣即五指山

寇作出師討之

時主將募勇悍無賴子弟為之前驅謂之答刺罕軍答刺罕軍者縱恣無禁也於是盡斬刈黎人無遺種其後主將者官廣西用其法亦募勇悍無賴子弟以制莫徭獠人之為寇者初亦頗立禦寇功久則習知官府事體仍潛與寇通寇出則

有司必使之逐寇寇既不可得乃盜財貨牛豕斬馘良民以要賞其民罹荼毒者二十年去天萬里無所控訴歲復仰給縣官耗費亡藝言者熟知其為粵害請罷其所給一旦發憤相呼起為劇盜元帥府莫能制因上聞於朝數調行省兵擊之多不利殺湖廣省臣及諸將佐連掀數城震動南粵盜所未至者其民供給餽饗富完之家立致窮乏天子哀矜遠人降詔書諭降此羣盜束手請命之秋也予嘗攷國朝初取南粵功狀惟靜江堅壁難下他郡縣望風送款當此之時得之敵國之手猶若是易易耳今海內既平十一年而兵連禍結賊殺王官鼠竊狗偷上煩當宁之慮是必有其故矣識時務之後傑豈能坐視而不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宜春敖遂

初按梁孟敬先生居隱園記稱家萬嘗從軍廣西論功授烏程管界巡檢昔蘇文忠公守徐州以沂多盜乞兼兵馬巡檢

今遂初專居是職乃蘇公之願為者國家之待遂初亦云不薄遂初早用於兵間深知所以設施之宜辨止戈不殺之意知無不言臣子之義盡歷舉陳於闕下方待從文臣承詔納言無患其言之不達於天聽也余與遂初未嘗有一日之雅太史周君以聲數稱其淳愿因其赴官而及廣西之事不識以予言為然否

采說學齋稿補

陳侯述職還任序

明涂觀豐城

述職臣子之大節也內而王畿外而藩臬凡守土食祿者皆
三載修覲於天庭重臣節也既至京師胥集於天官冢宰暨
臺憲考其善最品其賢否以定黜陟其賢善功最足徵者
合章上聞特頒璽書俾之復任重安民也於時吾江西萬載
陳侯實在其列介行間其交游春官周君宗智等請余言爲
贈予惟臣子之禮述職爲重而朝廷重在安民則又有黜陟
之典近者會同考覈以善最無聞黜罷者千餘人厥選精矣
陳侯賢善功最奉天章以慰父老之望予將何言以贈予聞
侯以東廣雋才發身科目出宰於袁律已莅事興利除害廉
幹日著歲己丑亢旱甲午霖雨害苗稼特甚時又猛虎噬人

侯爲禱於城隍神旱則雨降霖則晴應虎則他逸鄰邑稱爲
三異民有頑狂梗化肆毒於鄉侯聞而檄召之明正其罪而
竄逐之又有盜賊若干人出沒山谷爲害滋蔓侯募鄉勇設
法緝捕未幾俱獲遠近復有除害之譽其他政事率多類此
夫牧民之職興利除害爲先興利而利生除害而害去非特
其才之敏其忠信誠慤之心必有素孚於神人者是宜守郡
稱之藩臬稱之述職來京冢宰臺憲亦稱之璽書褒嘉俾之
復往安民則所以修臣子之禮副民社之託上下之間交盡
其道矣是行也不亦榮且重矣哉雖然古人贈言不以頌而
以規傳曰官怠於宦成既盡其已然益勉其未然慎終如始

以自圖遠大可也爲臣子者忠於所事勉力安民食君之祿
固無忝矣然上之待下旌能舉善無所不至若某也牧大郡
某也莅藩司非昔之賢令尹乎君其勉之豐爵厚秩斷有可
期豈特交遊諸公之望哉亦區區贈言願望之意也

徐侯生祠志序

名一唯

明府同知

彭天補

邑舉人

廣洞橋者吾邑西鄉也已生祠徐侯而環鄉之民咸起而爭
曰吾衆人之母也豈爾鄉所得私耶邑中之民復起而爭曰
吾賢父母也孰不得祀之亦孰不欲祠之而獨於爾鄉何耶
乃請於今父母張侯度邑之迎春亭隙地復捐俸佐之不旬
日而祠成豐棟飛甍像而肖之以識不忘一時能言之士述

休美揚湛濊亦旣爛然文矣余率邑民百拜祠下乃相與作
而歎曰夫侯也去吾萬踰一星矣而政若新不以久故逸也
其瞻依之也若撫摩嗅咻之未嘗離不以遠故狎也是可以
觀政矣侯之莅萬也百姓所安安之所患苦立罷之而其大
者莫如平巨寇恤水災邑谷深山阻崎嶇曲折其治境之窮
處爲沂源大圍介乎寧新楚湘犬牙相制籌薄礮澗繚繞暴
悍者穴匿其中閃倏跳警而殲除之令急於郵傳遂探穴得
之林攬壑薙醜類一空且置壘設鎮增銅鼓石守禦之兵以
絕亂源而食樵之鴉化爲好音歲丙子霖雨爲虐漂廬舍圯
城堞莽莽巨浸民不得耕食侯出帑餘餼庾羨粟便宜從事

蹈文法之所禁而不以爲嫌予之粟以活餓者其稍有食而將餓者與之金躬自行鄉落問以口計其貧弱而賑貸之不使負戴襁褓者相屬於道其他葺津梁以資利涉營高閭以奠寧宇緩徵輸以甦積逋諸所厝注一出於純心精慮絕無鬻恩要譽之私程難什伯於昔牧而計效倍之是豈貌取聲襲爲哉夫衝狼牙之石者非巨流無力破骯髀之骨者非大鉞無斷微侯則萑苻之眾孰與肅清沮洳之區孰與安輯民幸晚鋒鏑之警而得享更生之慶是侯之大有造於吾萬也故構亭未已也復祀於鄉祀鄉未已也復祀於邑冠裳赫奕俎豆森嚴稽古勿剪之棠墮淚之碑類皆得之身後未有若侯今日之過而化生而榮者也昔韓昌黎公以潮刺史量移吾袁及召還赴闕欲推放免備隸之政施之天下而袁人廟祀至今儼然潮於海內爲名郡卽以侯才方昌黎潮亦不能竟侯才而卓軌循聲已跬步於袁之下邑昌黎公有德於袁厯於茲而民不能忘今吾民去侯僅十餘稔其能不依依者豈人情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侯今之昌黎公也誦斯道大原仰瞻孔卓之詩卽侯已心任之矣余不佞敬綴言於末簡

貞烈傳後序

明治中
葉 璽

邑舉人

往余忝竊池陽謁忠烈祠則悚然歎其六烈女與黃趙雙忠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而六烈中若黃侍中翁夫人

并二女俱赴溺死則尤爲嗟異嗚虜死生亦難矣粉黛筭禱
之流顧若是烈而貞耶彼冠裳鳴佩者相然信死後相背之
盤也二女同心遂與其母偕耶夫忠臣烈女其義何異哉孔
子曰匹夫不可奪志蓋謂是矣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
弗獲死然耶初槐梟任君之自景陵遷萬載也蓋攜妻妾一
子二女以行僅六十里夜盜突劫其舟任君之妻李與其二
女奮不辱於盜遂投江而死夫槐梟君於黃待中所遭雖不
侔而李與二女之死於翁與二女之心未嘗不同一烈也說
者謂翁與二女之死爲黃待中身化然則槐梟君亦淵源於
光祿廷尉公刑于者然耶烈哉李與二女之得其正而死也
蓋其貞心峻節既不肯爲盜所辱而又恨其力不能殲諸賊
徒堅其不從之志以禦之則彼不騁梟心於狼性不已也故
寧以身卽沈於江漢之廣毋寧以身俟刃於盜賊之手卒之
三姬沒彼凶殘者亦怛然寒膽遁去槐梟君父子因得以保
全然則黃之翁死於夫有婦道焉黃二女死於父有子道焉
李雖不死於夫而因全其夫以及其子則婦道貞矣任二女
雖不死於父而因全其父以及其兄則子道貞矣明識遠圖
志不可奪赴死如歸誠知所處豈感慨自潔其畫無復之者
可同日語哉且攷翁夫人投水時引二女手結其裙裾及覓
屍得之斗門橋下母子三人引手尙一串國人異之有司

萬載集卷二十一
棺殮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今按槐臆君所述李與二
女死節狀亦謂其母女三人齊扭下水後三日屍骸突出子
母猶相連襟帶謹飭其面如生則又似乎翁與二女者豈天
所以昭其烈者固然耶景陵人士亦必曰此任邑博妻女嗚
呼三姬並烈清芬不朽五葉滄滄水冽風高彼詘節而生命
少延者君子直以且暮眎夫何足云抑又聞先正有言天之
報施於人莫大於其子孫之賢不肖而不知者以其身之富
貴貧賤壽夭真論舛矣卽史記馮道傳見其曲顏苟活逢迎
數主飴享高爵重祿視其君若傳舍過客然亦竟殄後也今
觀任節婦李之履行殆有烈丈夫之所難者雖其相槐臆君
成大儒爲名師疑有未盡則將於其子養元乎驗之人亦願
見養元之力學績文當有以爲節婦榮也余固壯任節婦母
女之死有同於黃節婦母女之烈而深信天地之正氣人心
之秉彝無間古今未嘗泯滅獨愧夫婦女鬚眉自喪其心而
爲諸姬之恥者

連城集序

明知府

汪若冰

海內文章家毋慮數十百然大率根乎性術淵靜沖恬者其
文醇以典豪宕瑰璋者其文奇以邁生平表樹亦多稱是康
樂崑崗張先生雅負奇才起家高第佐南司馬曹海內想望
風采迨秉憲分藩若而年周旋西粵我粵之人日祝其出擁

節鉞入筦樞衡以究經濟之用不謂年不滿德位不匹才未究萬分之一至今尙論者往往於翰楮間窺見一斑令嗣汝梅彙先生遺稿若干首爲一集而問序於余不佞業從鄉父老沐先生膏澤迨入袁而先生抱疴山中僅一望見顏色然高風朗韻自得於馨歆指顧之餘當粵之多事也高夷外訌山寇內煽而歲且稔甚先生不難以其身爲保障擘畫方畧動申機宜宣諭一檄賢於十萬師邊郵晏然家室安堵誰之力也庶幾當八面而制百蠻者哉彼妒口篋書先生不顧未幾朝論自尋補滇藩乙巳入賀遂高卧不復起則先生之能已見於天下所爲履蹈固自有不朽者區區文章特剩技耳今觀序記之鋪叙詳核檄劄之縱橫曲折駢語莊麗翰柬委婉叩之泠然金石之音咀之冲然五味之和所謂神氣英發而德器冲恬蓋兼之也以故矢口成詞不事刻畫而文采自工卽以登古作者之場吾未知所低昂也豈與夫說鈴和鼓工鞞輓以見奇者同日語哉不佞鄙俚不嫻古文詞而叨守名郡竊嚮慕乎先生之德因及其言之文也不辭而爲之序不負軒文稿序

國朝學政

王

鼎

關中

爲文之道本乎學學之旣裕而以文達之必能合乎聖賢立言之意而不苟爲藻績艱深之詞以求勝於人蓋其所以爲學者於四子書六經之義往復尋繹深得其旨趣之所歸而又

博求秦漢以來典籍証以先儒論說與夫日用行習之宜本不徒以文見也卽以之爲文亦必充然沛然使人見其文而知其學之底於成東坡所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流於旣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者正謂此也予嘗持此說以論文自有明王唐歸胡以及金陳章羅輩與

國朝熊劉以下諸家雖所入之途不一所造之域亦殊而其所言之理皆純粹精當而非俗儒意計之所及者學之有餘而不可以襲取爲也嘉慶壬申視學西江日與諸生論文其文之佳者固可卽文以驗學其文之未卽佳者勉以爲學之道而其後文亦蔚然可觀充積旣深發越自茂必然之理也萬載宋生理暨姪廷英持其先祖不負軒文稿請序於予予觀其根柢盤深枝葉峻茂才力閎肆而一歸醇雅不悖乎王唐歸胡以來所傳之法誠非尋常操觚所可及以爲其故不徒在文也其必肆力於經史博覽乎古今而於文發之也劉彥和有言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其斯爲善於文者乎其斯爲不負所學者乎

四書理解序

國朝學政湯聘

崑山徐氏初學辨體一書本老泉評孟子疊山評檀弓及有明郭鍾之徒評諸經遺意而集其成然於四子書則缺而未備也虔州楊廣文維鑑好古勤學迥絕時趨晚年取四子書

悉以文法評之大意與徐氏辨體相等不可謂非卓然成一
家言者竊維朱子讀書之法第教人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不
可橫生意見妄爲穿鑿若徒以文求是則周子所譏爲陋者
矣今觀易序因辭通意之說則沿流溯源寧與航斷港絕潢
而求至於海者同類而共笑也哉余悼士習文勝急欲進以
實學而慮難遽轉亟因其素所沒溺者而姑爲之因勢利導
焉按試諸郡輒用辨體一書爲多士訓楊廣文適以四書理
解問序於予予嘉其能補徐氏之所未及也於是乎書

丹山文稿序

國朝侍講 熊爲霖 新建

客有抱癸父之盃康侯之鼎犧象之尊薄遊五都之市者過
者見之見者亦過之或笑而摩挲之或唾之客亦卒無一言
祇自莞爾而已既而有詫嘆者曰之人也之器也曷殷紅隱
碧如是耶中互靈紘雷鬻其研丹飛翠塗乙以爲是者耶客
亦弗言又於稠人誼壑中有一凝神而諦觀者曰客從何來
乃抱此絕世法物也惜哉恐識者之希也古有之知希道乃
貴吾子假欲邀鑒賞於大地也胡不綴以夜光之珠荆山之
玉星屑而錯以乳金之趺紐乃徒抱爾土花苔鐺之餘留數
千年眞舊質耶君子曰皆非也世豈有癸父之盃康侯之鼎
犧象之尊尙於稠人喧壑中求知已耶知者自知不知者自
不知見可過亦可吾自存吾寶焉風雨有靈天與相深耳丙

申初夏陳子丹山從袁山來鹿洞從予遊稍憩息出其存課
以視予因有感夫此情此境書跋以歸之未審亦相眎而笑
莫逆於心否耶

李厚岡集序

國朝大學士 費淳

李明府厚岡予癸未同年也爲人樸誠端謹篤學勵行居家
孝友鄉人化之其爲文宏深肅括高出輩流不懈而及於古
登第後因需次尙遙授徒鄉里陶冶羣材著作益富銓期旣
屆先選湖南永興今年餘以憂去服闋挑發雲南任審叅呈
貢令十餘年勤心撫字治行有聲予兩任滇藩均得共勲吏
事且以同譜故益契合焉旣而淡於進取引年乞休挽留弗
獲又以宦橐蕭然暫延爲大理書院師期年始僦裝歸里自
是以後不通音問者十餘載矣壬戌夏予防河清江嗣君光
宰來謁始知厚岡已於庚申冬月朔化去並捧其所著經義
攷四書細論地理考古今體詩文若干帙就正於予予細加
緝閱竊歎其闡發書旨折衷醇正考訂山川見聞精確形諸
吟咏抒寫性靈均足以信今而傳後者惜予防河公冗不及
作序緣書此以貽之嘉慶七年壬戌七月旣望

質孚詩稿序

國朝大學士 戴均元 大庾

萬載辛君元展緘其尊甫質孚公詩稿寓書問序於予公與
余同舉於鄉歷官於蜀所至有聲內擢部曹未幾引疾去曩

高車馬志 卷二十九
三
余視學川中校士之暇與公剪燭論詩妙契元匠心折雅深
宦轍分馳駒光若駛每當花朝月夕未嘗不想見撚髭點筆
時也論語言授政不達誦詩奚爲良以詩本人情該物理苟
明乎溫柔敦厚之旨卽達乎弛張損益之宜公以孝友之性
高潔之操仁厚之心淹雅之學措諸事業形爲咏歌皜然超
出流俗益有存乎作詩之先者矣晨星易落宿草方滋展閱
遺編不勝今昔之感率書數語郵歸元辰以志譜誼於勿忘
云

敬堂文稿序

國朝知府

鄧傳安

浮梁進士

敬堂辛君治經先於予而遠於余余曩疑周禮何以有姜嫄
廟而無帝嚳廟及得交君乃知禘所自出之確爲感生帝舍
鄭氏說別無可從也又疑馬鄭俱傳古文尙書何以古文至
東晉始出及聞君言乃知孔冲遠正義所列舜典汨作九共
諸篇名實西漢之真古文因博求閩顧兩家書以證之嘗念
余與君同受知於翁覃溪先生余治經未卒業而君著冬官
旁求易圖存是已成書余自壬戌後不見君者逾十年比歲
在丁丑余謁選來都而君卽世已四年矣志術與同而年命
之不可恃如此豈獨故舊交遊之可傷悼也君子俱奉所刊
敬堂文稿求序於先生與余先生已諾之矣未及作而卒余
覽君說經文字則余所歎服及蓄疑而未遽以爲然者皆在

其中又覃溪先生表君墓文云所與校勘注疏說文諸條俱存予篋中而稿中無之余嘗見先生說文校本有君所辨卑爲卑隸體之說知君精於小學發明古音古義者尙多惜所存先生篋中者無從搜羅以補遺佚也當先生未卒時余屢以說經文字質於函丈先生輒手筆題識謂今日能以考訂助我者無第二人蓋誘余以學而歎君之不存也使君尙存則余今日之游京師君必有以益余矣今執筆而序君文蓋不勝情隨事遷之感云爾

晁秀園文稿序

國朝直春令

黃河清

臨海進士

文必載道翼經而後其言立三代下如賈生達於禮董子深於春秋韓子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比比皆是予嘗有志於學未能自力惟所至必事賢士大夫冀同志有以扶進之比來宜春於萬載得兩人一爲厚岡李先生湛深經義著述等身爲予所事者先生則以友遇之一爲朝岳辛子爲予所友者而辛子顧執禮甚恭凡予樸學堂集詩文辛子並爲定而序之茲裒其晁秀園稿自家走南昌欲予一言予能無本其志而畧道其所以爲文者乎夫江河之大且深也皆有重源長流不息而又滙納百川之水故能經南北數千里沛然而達於海以斯文論之六經非其重源乎辛子初見時曾以所著春秋申議相質予因知其潛心經學自後予有所作必屬是

正辛子於予亦然嘉慶初就館樊副總戎益相與切劘無間而予之獲奉教於李先生亦自此始方其時公暇輒理舊業先生數郵示辨明經旨之作歲率四五通而辛子時出所爲文皆本古誼扶名教殷殷求益之意溢於書間每燭跋更關心目開朗恍乎至道在前誠不知上有公府之趨承下有簿書之鞅掌也以予於道無所聞於文無所得而李先生與辛子共信其不敢自是不能自己之志有同焉者故往復相深直諒多聞之助日受之而不自知而辛子之所自爲亦從可識矣今徵序於予又屬審其佳惡淵淵乎不敢自是循循然不能自己之志歷久不變過此以往又烏能測其所至乎韓子云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其身而已矣辛子勉乎哉江之越離堆下滯豫河之冒積石出龍門激蕩成奇不可方物惟其來之有本故遇境斯成瓌觀也辛子其益勉乎哉今厚岡雖不復作矣而辛氏多賢融初孝廉暨進士敬堂嘗相與肆力古學敬堂遠宦都門而融初近在里閭可效切磋獨予匏繫章門同思昔年師友之益渺不可再此又因序辛子稿而悵然增感者也

周義門序

國朝知縣

徐曰都

奉新進士

萬載黃茆周氏七世同居

天子旌其家曰義門蓋

國家承平日久涵濡休養和氣薰蒸至於山陬僻壤莫不欣然向
化甚且累世孝謹聚順一堂視夫異宅別爨思以肥其一身
一家者蔑如也豈不盛歟月臺辛君萬載文學士又周氏姻
婭也知其家甚確嘗告予曰周氏之先不及詳七世以上世
推一人主家政百數十人皆受裁焉自習舉子業以至力耕
任勞服賈走四方量其資之近而命之無弗從者績紡紉緘
使婦女各執一事以供冬夏之布無私鬻於市者小兒女序
坐飲啖寂不聞聲家故薄所食粗糲園蔬而已魚肉非歲時
伏臘不設至於老者賓客未嘗或缺凡卑幼稟命拱而立莫
敢坐於長者之前平居教子弟循循有禮里中識與不識望
而知爲周氏子也予聞而歎曰周氏家法推之平天下可也
豈特風示一鄉一邑已哉宋江州陳義門百犬同牢而食一
犬不至衆犬不嘗今周氏有豚甫生母亡旁犬就豚乳之日
以爲常夫和順之氣由人而及物不假勉強而皆出於性之
自然卽此一犬先後如出一轍是足膺義門之

寵錫而無愧矣辛君請予文紀其盛予固樂道節義之事者遂書
以爲序使歸於義門庶有以堅其志而爲天下後世法也謹
序

寒衣會序

國朝侍郎

辛從益

邑進士

窮民無告王政必先撫而字之朝廷所望於良有司也而有

司所望又在於民之相恤恤之事有二饑與寒而已饑者易
爲食而寒之給衣較難天下有偶荒之歲無不寒之冬以常
有之困行多費之惠宜其難也古司徒之職族使相葬黨使
相救州使相周上以是帥下以是勸所以成親睦之化也我
縣土瘠產薄而民情尙近厚好義樂施之舉往往有之自歲
饑公米樂助外其設公會爲窮民計者有因心堂施棺之會
有育嬰堂養女之會相葬相周救與古義合而寒衣之施尙
闕焉蓋以費侈人繁情僞多而喧爭易啟也邑侯錫山 丁
公松濤先生蒞任之四年頻歲豐登四民安業思所以廣恩
樹德求民困所未紓進父老紳士訪焉則僉以寒衣宜施對
侯慨然立出金三百付之已而縣人競相傳頌以爲我公誠
仁甚乃肯捐清俸爲吾縣窮民計吾儕爲同縣奈何不自相
恤於是爭輸樂助不勸而集數日間得八百金而未已迺相
與推廣侯惠計永侯之澤於無窮先立輸冊登侯捐數於首
邑人所輸陸續次焉并請於侯先事酌籌製襖施襖之法及
存留生息之規備具擇邑之殷實賢能者司其事官爲左右
之侯旣喜邑人之勇於從義也爲核定程式載於冊而屬余
以序余惟賑窮恤貧俗之美政之仁也昔漢王望爲青州刺
史行部閱饑民裸行以便宜出所在布作褐衣晉鎮南將軍
劉宏憐持更老兵無襦給草袍複帽並見稱史冊然皆出自

官帑非由減俸今侯此舉視兩賢有過之無不及五袴之歌
復見於今矣而縣人感侯之仁亦遂能踴躍捐助以此見善
倡必應而政之大可爲也是冊也傳遠鄉之聞風踵捐者尙
不知其幾以吾邑好義之多不患公財之不聚而特慮誤於
所施誠能守侯之意而推之將來釀金所舉皆有益民生事
既不惑於非義之義而民得因免饑寒而益生其廉恥禮義
之心我侯衣被萬人之澤豈有涯乎於是欣然擲管而序之
嘉慶丙寅八月既望

傳

辛孝子傳

國朝 辛炳喬 邑優貢

乾隆十九年萬載縣鄉紳袁建中偕里老族鄰以辛金岫事
畧呈學憲上之大府得咨部後陳守修志列諸雜傳語寥寥
且弗本呈官事畧非所以紀實也謹撮要別爲之傳按孝子

辛金岫字首亮

志稱字

住岐源方八歲胞伯母劉年二十九新

寡乃繼爲嗣稍長受鄰傭早晚問安習以爲常而仍勤鄰家
事遇佳節予之肉弗食必以饋母遠鄉雇之值雖豐不赴也
顧繼母有痼病針指紡績皆廢惟以雞爲羞則病希發孝子
所得貲輒買雞以進母嘗浣衣於塘忘攜杵因置衣塘側而
歸覓杵孝子自外歸鄉中輕薄子戲呼曰爾母溺塘矣乃疾
趨果見母所浣衣而不見母也急投水救母水深且濶良久

不出忽似有人托之而上者母亟呼人救起腹彭亨置牛背
閱一二時乃甦自是孝子之名大著雍正元年棚民作變孝
子負母匿山中遇賊於小石橋將繫其母去以要贖金孝子
長跪號泣以頭搶地血丹橋石賊顧問曰爾何人曰辛某然
則孝子也舍之去至今呼是橋爲孝子橋母之卒也不復受
備賣薪得錢卽市楮幣焚墓凡廬墓者五載初小元人唐與
仁聞孝子赤貧不能聘妻乃自以女妻之生五子原呈四子譜五子呈
誤也邑侯嚴在昌旌其閭曰孝行可風乾隆二年無疾端坐而
逝

跋

鷺峯詩草跋

李榮陞

詩之作也矜其富不若率其真行滿天下歸於陶冶性靈而
已乾隆戊寅歲予就館城東與鷺鼻峯近汪子濟川作楮類
過晤語予曰吾不赴近人詩壇於詩不多作亦無留稿也以
是轉徵其可詩然君蘊出羣之才以經務鳴於縣惟癖山水
與予同重九日偕宿檀下辛象川館攜以登城南天馬之山
四顧愴然曰吾其終老窮山乎久聞廬山名勝多地主宜得
附遊以抒吾興明年秋闈畢遂相偕下舟章水屆朱溪風阻
起陸一火夫持被問關山之南山之頂十餘日隨興留詩返
舟會城值揭榜以予獲售經理旬日而歸比予通籍南北獲

覽佳山甚衆於匡廬亦環繞不一未嘗忘舊遊而君去世矣
前歲歸里屬其族賢崇訥曰君家某叔吾忘年交也遇未酬
其才在昔縣事糾紛君率二三同志爬梳就緒邦人士咏之
其勞勤委曲恐久而易渝願得自臚一切併所雜著讀之既
而其家有所避僅將詩稿來予反復再四喜其意新而不涉
於浮詞愜而不墮於俗性情夷然盡洗酬應矜夸之作筆墨
間時露山川光氣陶冶至此卽詩亦足傳生平矣君晚歲息
影鷺峯間一附糧艘至都門覽宮闕之壯賦詩云含情默欲
效三呼歐陽公所謂老而志不衰深可念也此編前半皆戊
寅己卯之作早以相示然今稿中訛字乃多又脫去孝服僧
黃巖二首記憶之餘悉爲補訂完好併予同作二首附後他
年有續廬山故實者或不遺焉丁巳季冬

書後

書辛公映斗請減瑞袁浮糧後

國朝尚書 萬承風 義寧進士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十年命入覲吏陳地方利弊江西右布政使莊
公應會巡南道僉事安公世鼎以瑞州袁州重賦告

天子卜其章於大司農令臺吏覈實以聞得

旨減免於是兩郡七邑之民莫不含和吐氣頌

皇仁之如天而嘉二公之能承宣乎德意以布於下也乃其事之
謀於始以善其成者實出於萬載辛君方二公之入覲也涖

江右未久不習知民間事疏甫屬草君前請曰在官言官禮也蓋請減瑞袁二府浮糧乎莊公固深知君安公亦以莊故同聲曰若何君袖中出一紙本末粲然二公躐之疏於朝閱一載而果如所請當是時微君言幾無有言之者既而中丞檄郡縣覈元明糧額二郡士民執志乘爲左驗而袁州在前明時有大勢力者宜早請請宜無不應中丞詰袁袁之民無以辯事幾墜矣於是君乃得比校法蓋袁屬邑與吉安之安福臨江之新喻鄰安福新喻田三則上則之糧僅及袁之半袁田惟一則磽确不肥地醜而租挈重徵課或乖昔准中丞允其議嚮使君無任事之才度務之智襮被從使車後輸籍計帳逋餘僂負柄鑿其言言也或未必聽卽聽矣而中遭駁詰不精司會叅互之術瑞賦減而袁賦未必果減也君之見理明而處事當卓然有賢士大夫之風矣是舉也君出已貲三百金爲勾當之費事賴以集厥後有議田分三則加丁糧者卒以前議莫可增益而止君之力能除前三百年之害而利且被於後百有餘年昔陳宜中之先爲吏常以利物爲心缶投一錢後遂不可勝計孰若君之一舉而衆善備哉宜乎後嗣之益昌而大也君名映斗字鼎卿袁州萬載人其他行具家傳余不復書書其請減瑞袁浮糧始末如此嘉慶十六年辛未仲夏月

書聖廟雙桂事

明邑令 韋明傑 烏程進士

歲壬申余議葺學宮學博徐君董其事薛君蔡君左右之已告成廟貌如故堂廡一新雙桂獨標韻襲人有欣欣而向榮者蓋萬厯丙午鄧生文輝移自山中曾未三十年而老幹新枝扶疎暢茂廣可偃覆高可參天矣遂進諸士曰夫采春華者秋則零桂不隨桃李爭妍乃於風霜獨秀孕五行之金氣而體其堅凝運四時之秋氣而同其孳斂蓋示諸士以歛華就實之思也抑又聞之桂枝之下無雜木取桂屑數斗勻布砌縫中草經宿即萎今天下講學者不墮於僊即墮於釋甚且墮於曲學得是桂老辣之性為之闢榛塗掃畦徑使凡芳眾卉無敢與為伍者聖道其如日中天乎第如俗之所期香飄雲外種落人間為廣寒仙本為邨林一枝則猶有功名之心淺之乎植桂之意矣學博諸君解頤而笑因以書之

牒

存龍河書院十三經注疏牒

國朝署令 武穆淳 偃師舉人

余承乏萬載已期月於地方利弊與剔慙無毫末補惟得從書院諸生童勵朋友講習之業是殷殷也茲屆受代之期為捐廉置善本十三經注疏全部鈐印牒存齋舍俾諸生童誦復講貫期為明體達用之儒因之留語勗勉曰古人三年而

通一經窮經卽以致用漢儒去聖未遠師傳淵源訓詁有自
宋儒倡明理學而朱子未嘗不以道問學爲宗惟明人衍語
錄空譚直欲舉聖人刪定續修瘁一生之精勤思以貽教萬
世者皆可廢架高閣廢爲無用之書良足慨也我

朝經學昌明

御纂

欽定各經說直接古聖人心印今學宮已頒有全書惟注疏卷帙浩
繁虞有無力購藏者故以是書餉之諸生誠能從事於訓詁
之學其於禮樂制度名物象數之委竟皆可就是而瞭如指
掌物格而后知至宋儒誠正之學不外乎此推而至於治國
平天下之道又豈能外乎此哉尤願有志之士由經而史而
子集逐漸購藏用以擴充見聞將見士盡經明行修人鮮空
疏無用未始非余有以肇其端也余用是不能不有餘冀於
陽樂之人士矣道光六年仲夏月

存高魁書院十三經注疏牒

武穆淳

偃師舉人

余因公高村見書院齋舍顏曰課心爲前知縣事衛君松嶺
手署松嶺作養髦俊以砥行立品爲務宜其期勉之殷殷也
然余竊有附議者古治國平天下之道溯源於正心而必推
及於格物致知未有虛懸此心而空托於考課者樂正崇詩
書禮樂以教士魯論開宗第一義則曰學皆爲此心尋根柢

若射之有的若途之有程擇善固執而堅以赴之方不墮於
元關禪寂閉目惺惺一路也余瓜期將受代矣恐書院生童
無所依據以正此心而轉以自課無咎爲可卸此仔肩也亟
捐廉爲置十三經注疏兩全部每部計卷四百有六裝釘爲
冊一百八十有四鈐印牒貯於在城龍河書院高村高魁書
院各一部俾得誦服講貫毋玩愒於居諸其於窮理盡性之
功以及名物象數之微砥行礪品之端以及事業文章之著
皆可於斯要其歸而滙其成焉因請於松嶺爲學之道不外
乎一心之說泰一解曰一心之用不外於爲學似較得之松
嶺其以余言爲謬乎諸生童幸不以余言爲謬乎道光六年
仲夏

解

瞻思堂解

明治中

葉

璽

邑舉人

石堂龍子善一日持瞻思堂冊事狀以請云以仁少失母壯
失父次第窳歸結廬於墓時邑侯義城劉公清江張公暨庠
師鄉英咸袞之詞扁其堂矣世人羣而議之余因其請愧弗
能寫其心姑爲之解人之議者曰而過爾矯情爾近名爾且
飾於昭肆於冥爾夫割股廬墓賢者過之然吾觀世之峩冠
方屢誦詩書師周孔者或於其親不能無違言臨喪無戚容
旣塋置之無復徘徊瞻戀之意此孰與子善之過乎曰矯則

高世宗元名二十九
矯耳獨不云習與性成乎矯而至於父母之喪悲號歲月試
設身孺慕不已難乎若曰好名也非有意爲善乎古之君子
篤實而券名今之君子徇名以就實實至而名從之正惟恐
其不好名亦何惡於名也而至於匿瑕飾瑜之說益剋核之
論矣子善之爲是舉也非人強而迫之非法制而繩之胡不
可徇俗而必爲此者非真心自不容已乎充此慕終身焉可
矣議者又曰孝必有徵古之人若王中楊皞華秋輩皆因廬
墓動天地感物類龍子之孝天亦何靳而不徵之以祥乎噫
孝者天之命人之心也君子盡人之心以立天之命固不以
祥不祥爲加損也古云和氣致祥離則不祥莫大焉吾以人
子順親得親苟其心一毫未協皆君子所憂爲不祥者舜底
豫而武周無憂乎文考非家之祥乎曾子易簣啟手足而
呼小子是又不以死爲不祥而以全父母之遺體與無憾於
分義之爲祥也子善即園自珍顯揚未遂一出言一舉足競
競焉存淵冰之恐以無貽先人憂明發式穀休徵孰與鳩兔
甘露親喪固所自致區區物論惡足爲子善重輕哉嗟嗟世
人盡子善子善不足稱子善不多有而不予善者可愧可赧
而何暇置喙也子善勉之

說

黃璧元瑜字說

吳澄

王之爲器不一也有圭焉有璋焉有琮有琥有璜焉而禮天
必用璧則璧之視他玉尤爲貴昔有一璧當十五城天下皆
欲得之而不可得者蓋非他玉所能同也萬載黃君名璧而
字與其名不類予爲更其字曰元瑜瑜者玉之至美也非至
美之玉不足以成至貴之器元瑜之質純然粹然無瑕可揜
無垢可磨接於人者溫如斯可謂之瑜也已所成之器吾知
其宜於禮天也吾知其重於連城也實之稱其名者夫抑人
有言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信乎人之貴乎自貴也元瑜
爲轉運司屬官持身謹清夔異儔輩家素豐殖視身外物有
之若無漠然不以動於中其能自重也如是所以全其美成
其貴者又豈常人所得而同哉予旣更其字因爲之著其說
而俾異乎元瑜者知所勸也

采草虛葉補

畢侯開荒圖說

明知縣

鄭邦德

邑選貢

萬載窮鄉也田多亢暎而租入有限地且僻陬而穀又難通
以故輸納不前逋負日多况與異境相連貽累荒賊種種難
舉如西鄉洞嶺連接瀏陽之東鄉大圍山烏虎洞黃石洞盜
巢也其田瀏陽之人越境而占萬載之糧曷自而輸此民之
大患存也再風嶺山書堂白水離縣遙遠田率荒蕪民皆逃
竄田之荒者愈荒糧之欠者常欠又奇圍竹渡橋墩高城濠
田皆亢暎無水之區雖日有事於耕耘而不能享夫粒食畧

觀數處爲患皆然使無道以處之後患伊於胡底斯土斯民
易由而濟乎我侯勞心焦思曲爲之謀或捐俸以給牛種或
貸錢以立笮車或授役差以爲抵銷流移者招撫之失所者
奠居之民始得樂桑麻買耕犢桔槔有聲刈穫相望立一時
之規遺萬世之利以視唐張全義闢關中蕪地同轍也宜圖
各處地土之益以昭示不朽云

篆筆館聽鐘鳴說

明
譚經濟邑歲貢

鐘之鳴必視實之大小以爲鳴之遠近擬升之鐘崇尺之磬
擊之使鳴近聞一室遠不踰百步非擊之不力聽之不聰也
其實小自竭其聲而不能加耳若萬石之鐘則不然小擊之

則鳴聞數里曩曩之山不能蔽茫洋之江不能限掀天撼地
之風不能逆之使返蓋其實大鳴之遠自如是也豈惟鐘哉
鐘以聲鳴人之鳴不止於聲也上者以道學鳴次者以功業
鳴又其次者以文章詩詞鳴或鳴於當時或鳴於異代或鳴
於無窮與天地相悠久何莫非由實之大小爲聲之遠近哉
外此或以酒鳴或以琴鳴或以刑名鳴或以術數鳴其他鳴
怪僻鳴瑣碎不足數也然則由鐘之鳴以求人之鳴其近其
遠緣實詣何如耳顧鐘之所以能鳴遠者人知聲之出於銅
不知銅不自以其聲鳴也曠歲累月採之積之則又百煅百
煉去其似銅而爲銅累者或三取其一十取其五然後冶之

高岡雅韻引
卷二十九
三
鎔之納之於範圍密其外洞其中又釁之以牲懸之於高虛而後聲出焉否則銅與瓦礫無別聲且無安能鳴遠哉知鐘之所以鳴遠則知人之所以鳴遠有自也余館淨安山房盈盈一水清夜聞鐘因題說於壁以爲有志者勗焉

引

高岡雅韻引

明
范以淑

萬載鳳池劉君以名家子聯嫺王室秩眎下大夫歲食縣官租稅稱驟貴矣而爲人溫然如玉恂恂如儒生雅有聲俊傑間方三十壯耳而諸文人客卿各爲歌詩慶之旣而出以示余請數語弁端夫劉君者不以翠釜具列娛其口不以輕縑文繡華其躬不以螭首蛾眉悅其目不以暹雲落塵逸其耳不以怒馬雕輪適其手足襟度迥出常人而惓惓於聲詩之是求其人中之鳳乎詩有之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今劉君際聖天子龍飛之運從容來儀視枳棘之栖奚翅千里較秦臺當復勝之而諸君子之作皆雖雖大雅鼓宮鼓商靡不叶應卽嶧陽之桐音不是過也余乃艷羨之而以高岡雅詠名焉第余乃以春蚓秋蛩之鳴先之能不驛面因附諸君子質於劉君以爲然否

茅窾微聲引

明學正

龍愚卿

邑歲貢

予爲兒時見羣稚輩戲逐相競選茅菅之巨者截其兩端長

僅五六寸許修其膚剝剝中實空窾而吹之吭然有聲鏗烈
悲壯仍宛轉抑揚節奏與笙篴相似不能附響於樂府也及
予頗知向方尋繹章句餘暇博採古韻三百篇無論已求其
所謂漢魏晉宋之乘宗既又究盛唐正始中晚之法律穎悟
未透識趣未真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如靈龜出水無蹤可
追於是研精孚志搜元剔遐而根極理要刻苦煅煉尙齊集
獲或因事寓物或感愴懷思凡一切發揚蹈厲諷誦比賦咸
欲其體備文質情兼雅怨然而明暗異姿靜躁殊形賢愚有
常類拙訥相倚薄以故格體卑俗氣調促迫竟未能脫越舒
徐卒迺翳類蒙昧短息膠固雖學步藻林苦覺邯鄲之刺謬
效羣藝圃徒窺西子之精神大都興象泯迹風骨詮落嫩惡
弗督勸懲曷由昭昭耶是以未敢擬古作者姑爲一家言喋
帙成叶揮毫積韻殆猶茅窾之聲弄戲於少小已爾因繫括
取譬以茅窾微聲名篇豈曰詩云乎哉嗟夫俯仰物情流連
景耀頻觀法於大雅未半解於小乘登高日卑行遠厭適信
乎作者之難也予不才攻玉於山石速戾於鼠璞不愧謏陋
狂僭益甚庶幾大雅君子萬一矜吾志焉可也是爲引

縣志公宇樂助簿引

國朝邑令

來

珩蕭山進士

故事鄉會試有號舍學使者按臨所部有考棚用以壹思慮
便勾稽也郡縣試之於學使者試特始事也其得失宜若無

所厚繫然而始進之階其由郡縣試尤多裁擇之不慎則有能者不得與使者亦無所據而知苟防閑不密或居處不如法不獲專意文事以盡一日之長卽裁擇無由當則試舍蓋其重也余差仕萬載歲丙辰丁巳兩奉文縣試縣童生來者千三百而未止扇署門試之堂廡不能容多露坐階下甬道中雨至無所避則散坐儀門及內署各軒下勾稽固難焉而所爲試席坐具官不能辦必待其人之自備計縣之爲箇百有四每考符一下鄉居者競走數十里入縣假具戚友家無則謀諸寓肆往往先期輒爲人移去稍遲又無地可度唱名旣入而索且爭者聲相聞也或臨事乃將則懷餅橐筆力旣不任而又格不得行及卷已納獨力不能持必待其曹四鼓旣瘁矣三兩人肩捧肘挾而出署門固餘地無多諸童什偵迎者復擾塞其間力盡氣竭物相戛擊有聲而敗闕不可得償者比比也其每覆而入而出也復然值天苦雨水涔涔着背項間鞋襪踏泥濘尤相與力排負而前蓋不獨鄉之人苦之城之人無弗苦之余每見未嘗不勞苦之也諸應試者聞余勞苦爭羅拜而前曰是無試舍使然也縣之人病此久矣願有以易之公立試所繚以重垣列以廊廡爲厚板使凭與坐承以巨石使無動移如是則一勞永逸大功德無量已而諸父兄送試者復以請徧詢之士紳亦胥言便而余猶難之

蓋官地蹙費無出官文書亦未易了也眾曰不然請無用官地並不費官帑卽無勞官文書而事可集蓋先是縣守備旣裁其解地奉文變鬻縣人醵金公購之將事此者有年矣去署地不數十武一發卽至也其費則城鄉間有子弟與試者胥能任之誠一倡鼓掌應者當百倍余曰果若是是其可行于是共擇尤公正者若干人司其事繕輪冊以聞於余余乃戒之曰諸能輸者多寡唯其意不能者止能而不欲勿強言未旣而踴躍願輸者趾相錯也雖然益慎之財入出必謹毋侈毋苟以謀終久是在首事者蓋天下事意雖美患眾之不從助雖多患已之不善以余所見州縣著稱者省會有試館都門有會館鄉會試道路之費有田苟眾樂從而善厥事豈惟縣試之字哉其由是有餘力焉卽一切可次第舉也勉之而已眾以爲然請識其緣起遂書此爲引

惜牛堂引

國朝教授

辛炳晟

邑進士

夫私宰之有禁也本諸無故不殺之文此亦道與教合之一事也有心者更引以禍福之說苦言至意其旨益顯敬信宜滿天下而近在一縣尙有不及變者惟其依託於禮與法所得行黠者因緣竊以爲姦利而久且成俗此吾黨惜牛堂之所由起也先是學中丁祭例購大牢必與販鬻者謀之祀禮成而歸胙於主者暨所事一切輒使殺牲者坐而割肉於庠

門屠沽見而心利之每先期暗勾致竊匪窩戶牽牲入城曰此祀牲也屆期則明目張膽列肆懸權而鬻之曰此祭肉也既而武廟之祭有三文昌廟之祭有二亦復然於是一歲中學前之屠牛無算矣而諸鄉中村市墟場各有赴集及演劇賽神之期皆公為宰割遍設湯鍋不得問所從來蓋雖有委以彈壓者積習相沿非徒視為固然亦意餒而利奪弗能禁也嗟乎物力之不惜而耕本日以艱耗生計之難保而盜風莫可蹤詰勞苦功高無罪而就死地曾莫閱焉蔑法敗禮更無待言此政澤之所未盡周守土者所未遑一一整飭也有人心風俗之責者忍坐視晏然無以振救之乎吾黨諸同志乃相與謀於是丁祭之牛則學中首事領其值於官為設法而代具之諸同人又醵金購產為惜牛會每武廟及文昌廟之牛會中領其值於官不足則益以會貲而代具之每祭惟供一牛不得濫冒多牲肆宰殺也諸墟市神會屆期則共請官為厲禁有私市牛肉者相糾察無少貸率歲以為常其有餘貲則僱傭畚土以遍培近城墳墓之被鋤傷者嗚呼若是其或可久矣乎會既成承事有年立冊垂後為書其首嘉慶庚午年孟春月朔八日

勸捐疏築河堤引

國朝邑令

陳文衡

龍巖進士

萬載素稱淳美之地其人秉禮度義其俗樂善好施凡有所

義舉無不此倡彼和踴躍捐輸以成其事耳熟者久之季夏
涖任茲土入其境見山川美秀土田沃衍道途闢治橋梁完
固心已爲之一快下車後詢察瞻謁

文廟俱修建告成

文昌宮亦鳩工興造所以崇祀 聖神者無不周闢書院以
育士營賓興以待賢所以培養人才者無不至他如塔聳文
峯舊者新之龍山後陷缺者補之百廢咸修庶事悉舉信乎
傳聞之不誣也然而事不遺其大功必括其全河渠溝瀆所
以備旱澇資潴洩者也乃城廂內外雨澤稍多則街道成渠
不惟行者深厲淺揭而屋宇且有沖淹之虞旱則涸可立待
灌溉維艱其宜於謀畫者不尤亟哉以邑人之急公募義廢

墜振興而此未之及者豈其有待歟要亦闢淤濬淺建閘設
堤工程大而需費繁近城之人樂爲之恐鄉居者謂利害無
關未必共襄盛舉也不知地利必兼水利一邑之風水聚於
縣城縣城之風水無憾而後一邑之地利以興何則縣城猶
身也鄉村則四肢也河渠溝瀆如人之臟腑然苟有所滯礙
則身必因之不適身不適四肢亦爲之不暢矣必脈絡分明
血氣流通斯四體堅強百役從令彼鄉居者雖無房舍在其
中要有祠宇屢鋪處於內且疏濬深廣使寬而能受得所容
洩則居上游者可無患其泛溢居下游者亦無慮其奔騰旱
更得資灌蔭爲利均沾非第城廂內外人受之已也夫慷慨

仗義者捐貲以成人美不問己之有益與否而聞善即起况
 此舉水利與地利並獲其益於闔邑者非淺鮮有不聞而樂
 從哉其規畫經營已詳示布告所有章程另議條後外自維
 清俸無幾獨力難舉因思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昔蓮伯玉恥
 獨為君子余敢不與斯邑搢紳先生好義樂施諸人士共之
 斯言一出吾知集腋成裘積篲成山昔得之傳聞不誣者今
 將親歷其事目觀其盛也因弁數言以當鼙鼓道光六年歲
 丙戌十月

銘

仰山光涌長老塔銘

南唐楚國公

宋齊邱邑薦

夫眾生者晝則共一明夜則共一暗明不為之缺暗不為之
 分蓋眾生同一智而共一見也佛佛相授祖祖密傳以茲為
 法實無法也仰山心偈天下泳之正為此也然其化導大綱
 祖教專用傳襲源流謂石亭仰山之宗則涌公嗣其後也公
 法號光涌豐城縣張氏也誕生之夕神光照庭鄰人以為珠
 璧之祥間而伺之生男子也七歲請學儒詩書禮樂有若素
 習十三請學佛經論禪智悉如生知一旦請遊方求師父母
 器而從之於時石亭之羶風行四海乃往禮之石亭為之剃
 度復就開元寺真公傳淨名經密旨十九詣襄州壽山寺戴
 公受大戒遂攜餅錫遍禮有德以有間斷意契無間斷心

以有生滅身得無生滅體石亭有似驢之間涌公有非佛之

對

石亭堂見諸方學人來便問子來作麼學人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

學人無對石亭將此語每問折倒學人未有能對者石亭乃問涌公云子來作麼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

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對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既不似佛似箇甚麼對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石

亭曰凡聖兩亡情盡體露吾有此語來近二十年無人決了境子大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盡標子異日可知而自行矣

嘗大奇之謂之肉佛可以化人矣石亭歸寂公燃第三指以

報法又燃第四指以報親皆不羣之事也仍歸止於仰之棲

隱寺紹祖風也洪帥南平鍾王聞其名若禪師家麟鳳無有

肩其威德者遂遣使迎止於府下使者至師不起於是州牧

邑尹至亦不起已而士民皆來又不起乃共訴之曰師如不

起貽郡縣之咎由是不得已而後從之既至復館師於石亭

斷美名也是時爲人說法明色空一相人佛同種使士者捨

書劍農者棄耒耜工者忘糾纏賈者散金玉萬務失緒官不

能禁師之教化明白也如是天祐十四年秋還如舊隱昇元

二年夏順化於禪寢僧臘七十俗齡八十有九門人具梵禮

塔於山之西南隅表至德也嗚呼涌公王者固召不就因慈

悲而復就之真天人也將來者多方求知猶有弗獲足見涌

公不泯其能蓋力救末法之弊爾入室弟子彥新執古之士

也任彼肉耳聆余廣譽不遠千里自袁而來以行狀授余請

銘殊不知人不勝名文不勝德然哀其誠慙強而應之其辭

曰

佛佛佛乃真物自迷悟無得失曹溪歿仰山出曹溪髓仰山

骨曹溪虛仰山寔佛兮涌涌兮佛采袁州唐集補

碑

何侯去思碑名錫命

國朝

宋希陳

邑舉人

我萬載無公署官無倉厥學無義館也蓋數十餘年矣歲丁丑何侯適來甫下車見舊治傾圮毅然曰是誠在我當是時以數十年之蔓草荒煙而欲興復於一旦鮮不以爲難侯捐貲經營百堵皆作麗譙有樓胥吏有次錢糧有庫內外秩然而後四民有所仰萬邑積貯多至數萬石按籍則實視倉則虛侯詳請上憲因按察司行衙改爲常平倉而後積貯有所備復於學官旁建立義館珍聘西席課會生徒擇其尤者陶成之無力從師者亟收之適館授餐勞來備至而後英才有所振慨萬自寇變而後荒絕者多是以節年錢糧尾欠盈千我侯罄囊墊解而且節學官建二門師生有次絃誦盈耳嗣是萬之人文蔚起謂非我侯興賢育士之效歟至其操守壁立絕暮夜之金聽訟明斷無言寃之獄省刑罰免徭役禁取辦秉仁慈之性宅寬洪之量氣度溫潤中兼具卓犖瀕衍之概令人挹之不盡其馥歷新喻宜春二縣民爭誦之况萬民

食德飲和八年於茲可無甘棠之頌以誌弗諼乎陳走筆記

之壽諸石以俟誌乘者採焉

嚴侯龍山書院膏火田碑

失名

從來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凡以造就人才也顧國學隆自朝廷鄉學端賴守令萬邑義學由

國初吳侯始興書院殷勤課讀一時多士咸知嚮學嗣是常侯繼之開講堂延名師訓教尤篤後以膏火無貲數十年來斯典遂缺矣迄乾隆八年浙名進士嚴侯在昌字季傳涖任茲土慨然捐金六百構書院於龍山之巔拔士之俊秀者肄業其中復發銀八十兩買白塔田貳百把爲膏火費仍慮其用不足適報晁北上又捐穀一百六十石交首事王都建鮑瑄

購產贍後當買東關外田一百四十把後買黃竹嶺田一百五十把嚴侯陞任價微不敷邑孝廉王嗣立捐銀一十二兩湊補田價迄今書院遷於龍河造士有地膏火有給雖羣侯接踵作養加隆而嚴侯之功實大也王君嗣立亦與有力焉爰誌之以垂不朽云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

重修蓮溪石橋碑銘

國朝邑令

朱有成

海寧舉人

古人之爲政也有當然之務必因自然之勢故矯強厝注之勞有所不用而卒底於成蓮溪者縣北六區羅城鄉之支流也濫觴王皮山下匯上高鎮渡其以蓮溪名橋則邑人敖鑑之爲也越今歷禩久遠潰於沙泐於石阨於水於是峭岍崩

迤廢址犖確而往來行人且臨河與嘆矣余承乏茲邑道弗
不治以充伍保輿梁未與以誣羸老有薦紳宿儒借一二者
考蹟門告曰願有啟吁此獨諸君子之責哉余曷敢止乃察
天上寒煥不愆於序乃權年穀蜡臘不置於釀乃觀人情貧
富不睽於慮因首爲之疏而粟者米者錢者金者于于然輸
而斷者礮者甃者掩者黽黽然奮矣工興於乾隆戊申六月
告竣於庚戌臘月廣丈有六尺袤二十六丈二尺醴水五道
有階有級翼以兩欄如其袤之數凡用工五萬有奇用銀九
千兩有奇於鑠哉毫倪驩騰輪躑交集首士乃請文以記實
余謂一邑之政有關利濟上卽不爲之倡下必竭蹶以圖茲
舉也地方好義者眾余勸督責課察之勤用藉手以觀厥成
爰樂綴以文而徇眾望焉至襄事勞勩者例得載碑陰其來
請記之士則邑廩生盧爾洛貢生李珽生員高起鳳周書高
世亨鄔日輝也與垂不朽矣載爲之銘曰疊石衡從適我闢
方趾趨趨履我發爾出爾入勿之越王道蕩蕩民所活視我
斯碣毋抹撥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季夏

墓志銘

故鎮南節度左廂兵馬使檢校工部尙書前守潭州都督府
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潁川陳節公墓志銘

闕一
字 彥龍

粵天地晦朗故氷煊之運行人倫修短彼生沒之定數夫儼
簪裾於聖代食祿於名邦勲懋著聲公忠立事實曠古罕矣
故尚書諱節先禰本建鄴之人遯昔帝霸先之緒裔也自隋
末中原鼎沸四海狼奔伊五世祖祛浙右遷居於洪都因爲
茲境之名家盛族迄今不泯者歟曾祖秋祖恒俱隣巢許之
蹤樂烟霞之性退隱岳谷偃仰唐堯究贖道深碩儒羣彥靡
不欽重追贈贊部大夫榮臨幽壤慶及子孫豈弗謂紱冕承
家朱紫繼世皇妣鄒氏德齊孟女禮過姜妻秉志懷仁而有
令嗣尚書幼敦禮樂夙慕顯光於尊卑必孝悌溫恭處鄉黨
能儉遜謙敬洞颺理人之政常施濟物之心果膺禎瑞奄列

班寮值壬寅載當府潁川鍾相公上應元機下安庶俗布條
化則八郡肅清震英雄則萬方瞻駭搜賢選士攻敵練兵貴
翊佐得人權謀可託因任公充白沙都鎮討遏使并特奏署
潭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撫綏疲羸捫奸慝致農桑有序編
戶調仁展戍旗而匪讓安西攻戰勝而欲輕燕北尋相國藉
其忠勇委以腹心命赴府庭重加祿秩將專殷務更縮劇司
后至大順元年府相請充使入奏蒙恩賜對獲趨紫殿而頰
天顏榮臨玉案之前屹立金墀之側功同寶憲禮若王商一
動聖心俄頒殊寵賜工部尚書勲名盛過六印美媿三秦旣
握魚鬚合居虎竺時情讚矚儕友推先頃以驛騎皇都星馳

丹闕跋歷康路往復長衢調理偶垂條中瘡疾乃輒假還西
故園請尋醫求術及歸於寢寓浹變躋月千方萬藥竟無徵
効凡屬遐邇日佇痊寧其奈神道曹昧邁斯衰蠱里閉傷感
親族驚悲易玉彩以將昏忽珠光而潛沒公娶南陽郡鄧氏
夫人懿夫婦之道琴瑟諧音唯仁與賢內外和睦有男四人
長曰從謂鎮南觀察衙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
祭酒充楊林鎮副使兼御史中丞性惟端恪守職奉公排難
解圍屢効雄烈次曰從訓鎮南觀察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操持有自於己無私可統重任而
方觀其能次曰從錯修進士舉韞識聰晤肄業專勤期春浪

以化龍指霜鶻而中鵠鄰說芳桂翁子錦衣當刻時而取也
次曰軍郎杞梓楨林瓌琪重器善好詩禮挺間羣流女四人
長曰十七娘適安定梁宏媿婿得宜鸞鳳雅正女則婦禮爲
世規範次曰廿三娘廿九娘三十娘皆婉婉自持性常柔順
處幃帷而潛影履門牖以掩眸公疾某逾候從謂弟妹夕仍
假寐晝或忘食夫一藥一膳必先嘗之孝養不闕憂惻寧安
噫尙書寢沒泣血號擗毀瘠益甚公以乾寧四年六月十六
日薨於私第享年五十九雖不至耆其榮祿孰儔擇其年八
月三日龜叶吉辰祔塋高安縣萬載鄉新賢里錢田村原禮
也岡巒峭秀林麓森羅地盤龍鳳之形水瀆虎牛之勢彥龍

詞多審樸學愧雕剗握牋毫而顛臂慮銘頌之奚述者哉其
詞曰麟鳳呈祥惟邦之慶爵祿被身惟家之盛昭著殊能頌
臨寵命莅事治民克彰厥政其一珪璧之器帝王之孫前朝鼎
族繼代崇門長川碧泚峻岳祥雲芝蘭毓秀聲響氤氳其二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積善慶餘門與福祚佩服金璋幣纓大璐
都府班寮罔不欽慕其三天堦奏帝榮捧詔書官兼八座恩寵
之初手持象簡腰佩金魚名著典籍德耀鄉閭其四統主雄鎮
運韜五載劍躍匣中鏃飛天外威攝奸邪聲馳邊塞業懋功
高聲芳永在其五

按此墓銘出於嘉慶辛未年錢田村輦下陳氏子於屋側

墾土得之可知此地原屬高安縣萬載鄉不知何時改名

石裏鄉隸宜春附登於此以補府縣志之缺

龍龍山先生墓誌銘

明甘泉

龍公鐔字德剛萬載人狀貌魁偉氣岸孤騫髻遊鄉校卽穎
敏不羣出入經史尤長於詩文草隸所與師友者梁公寅黃
公子澄年十九選入南宮時髦俊蝟集惟公才識過人曹國
李公司成宋公遇以國士薦知高皇帝召對稱旨命同貢士
張宗濬等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講悉民間利害田里稼穡陳
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史遂詔治水於泰州視軍於遼東川
雲隨試輒效所經軍民利弊當興革者悉以聞高皇帝覽而

奇之引對右順門嘉異其能特授首省按察使司其屬繁劇
甲天下前此以罪去公下車振飭綱紀修明德教民翕然向
化道不拾遺幾致刑措正已率百司悉尚廉潔頃歲薦饑俸
贖悉捐廣濟各郡尤嘉與士大夫敦崇行誼有不軌者曰簡
不避權貴以故多爲朝士所忌下遷公於蘇之長洲令文到
離任兩浙士民歸德攀轅臥轍遮道泣送相率於公所植桃
李處碑而亭之以誌棠思歸鄉宦橐蕭然無數畝負郭自矢
惟以清白貽世不辱爲榮家府君亦喜其清潔不問家人產
雅嗜山水急爲親卜佳城菽水承歡侍養年餘適晉府恭王
薨世子尚幼上難其傅都御史袁公泰刑部侍郎張公思恭
以公對起公爲晉之左長史遂辭親就職託弟以家事公至
任輔導嗣王不激不阿王禮重之委以督兵重權克承付託
時西戎寇太原公率諸軍禦之水陸戰於河汾有功赫然作
一面長城時皇大孫嗣統患宗藩強盛太常卿黃公子澄進
漢削平七國之計周代齊湘岷五宗王相繼竄流時文皇帝
方奉藩於燕上書求諸王過狀不報師起北平檄至晉徵兵
靖難公泣曰高皇帝封建諸王設置護衛所以奠安宗社今
北藩日昌倉卒調兵非先帝意也固拒之文皇帝親引兵至
城下諭招賢王王推之曰兵權出長史司旋諭鐔曰借兵進
香鐔對皇上無旨兵豈可借督軍士豎壁不出文皇帝力攻

之不克竟趨金陵入正大統飛詔械鐔下錦衣獄鐔不屈癸未歲十月九日公死焉有收其骸骨得其衣帶中所自血書有曰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舅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公生於元朝甲辰卒於永樂癸未年僅四十娶易氏有懿德生男二人叔馳叔颯方三齡卜以乙酉年二月十八日葬於祖塋葛家窰之原將塋屬余以行狀誌銘予與公束髮結盟同朝共事予不能辭也於戲父老子幼公行不來求仁得仁抑又何怨銘曰祐命方新篤生豪傑早擅文儒備殫勞瘁總持外臺憲節以植弼亮藩孤執兵抗志氣作山河允矣臣極

誥贈奉直大夫易君墓銘

明大學士楊溥

貴州左布政使易節奉厥考子謙君行狀以書抵京師告予曰先君子棄養三十九年不肖孤游膺顯宦食厚祿荷朝廷特恩贈二親爰立墓碑請紀先德以昭不忘予雅重節乃叙其事而銘之君諱復亨子謙字也先世居宜春宋禮部尙書祓徙潭州尙書孫筠州錄事遜卿徙上高錄事孫興國司戶仁則徙萬載今爲萬載人仁則君高祖也曾祖理祖俊父谷珍世以賢善相承母彭氏克宜其家君爲人恭愼厚重自幼好讀書及長克勤問學以求要領感物興懷則形之歌咏以見志元季板蕩偕兄泰亨震亨奉父母逃難山谷間君爲羣

盜所獲脇之不從乘間脫去及江湘平定谷珍甫已殂君兄弟奉母還萬載修復舊業孟兄以茂才薦仲兄起爲江西行省掾君日以敬養爲事嘗於邑東烏溪之上爲別業構堂奉親匾曰壽萱旁作書舍儲經史誨子弟時有司舉孝廉以親老固辭不就母有疾君侍湯藥亘朝夕未嘗解帶夜則焚香籲神以求母安果得康健壽九十有餘君居弟列嘗念二兄坐事沒謫所遺孤七人皆撫育成入君治家勤儉常節贏餘以賙不足鄉人德之邑令待以賓禮年六十有四永樂乙酉五月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卜十月八日塋徐山之原宣德壬子贈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配龍氏名家子安靜慈惠族里稱賢後十有二年四月十日卒享年如君附塋君之墓贈宜人子男三曰鑑曰鐔曰節其季也永樂乙未進士由行人陞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以薦知成都有政績拜今官女二人孫男三人孫女六人銘曰粵稽易氏自周始由漢而宋世有據宜春上高遷旣屢尙書錄事及司戶君生未亂而穎悟長以詩書繼家緒遭時板蕩越鄉土秉義抗逃遠豺虎奉親育孤適我所德器昂藏邁前武斂而弗施澤則裕令子維時顯宗府保佑自天申錫嘏恩光丕燭泉臺下徐山之原安靈爽子孫繩繩享厥祚

刑部左侍郎郭公瑾墓誌銘

明修撰

習嘉言

臨江

公郭姓諱瑾字邦器其先吉之廬陵人至處士世與始遷袁州之宜春逾數年擇居萬載城西遂世其籍焉曾祖壽軒生彥正彥正生孟牖俱有隱德牖以公貴贈給事中公生穎異得祖父歡心爲構書屋於綠陰池上延宗工多鬻書籍以誨之公展卷輒記憶每讀名臣孝子諸書疊疊不倦及覽古今奸佞事輒變色以筆抹其簡爲文嚴謹有骨力髫齡就試學使者見而奇之謂異日必且名世拔補弟子員永樂癸卯以書經領鄉薦明年捷春官時太宗皇帝詔諸進士還鄉以俟召用公歸逾月太夫人韓氏遘疾公親侍湯藥目不交睫者月餘及卒哀泣喪葬逾常格每歲時薦雞黍潛然涕下宣德三年詔諸進士三十以上才識絕倫授給事中公赴銓曹擢刑科凡有關民命者往往直言奏聞時軍政久弊奸黠匿籍詔公及郎中厲思溫清理金陵各處衙所公按籍覈逃匿汰老瘦軍無隱射復命稱上旨誥勅褒之且贈及二親公欣喜感激念雖未能祿養而焚黃展敬亦聊慰先人於地下特以展祭告歸學士王行儉贈其室曰志喜堂蓋榮之也比還朝九載考績晉本科都給事中適英廟注意元元慮民橫遭重獄命刑部侍郎何文淵與大理卿王文審錄在京刑獄命公與巡撫周忱錄南京等處罪囚公訊鞠詳慎常欲於死中求生求生而不得則鬱鬱靡遑是役也垂死而活者蓋數百人

又命賑浙江湖廣饑所至沾實惠晉陞刑部右侍郎時中官
王振恃權貴人無敢斥其非者公屢直言致忤振謫廣西潯
州太守嗟乎權貴人所趨也卽稍知自好不阿諛之曲從之
以奔走其門下而一動念身家非榮辱繫於中卽生死動於
念熒惑煽爍有莫能自主者雖欲不相與安之不能也公當
忤王振時豈不知此蓋榮辱生死之念不設於心也久矣卽
幸而見諫尙非公意也公殆所謂不畏強禦者歟比至潯因
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景泰朝蒙恩詔復原官未幾遷
本部左侍郎公窺大將軍石亨多不道將禍及國家嚴劾之
疏上不報適有數囚罪不至死爲某所忌欲文致其罪諸法
司類摺撫成獄公獨不可乃止忌者因啣之公由是乞歸及
行篋載詩章二十年宦囊枵如也家居衣無盛服食無珍饈
見者幾不知爲司寇日與兄博士公瓊及鄰友故人相遨遊
於綠陰之林人遂號爲綠陰公成化二年八月三日以疾卒
於家時年八十夫人李氏蘇氏龍氏俱先公沒續娶劉氏子
四長濬次濟次溥次灤邑庠生擇四年三月十日塋於紫蓋
山之原遣使徵志銘於余余曰公之事固將光昭史冊無俟
予言輕重顧史之知公未必若吾所知之深又况當時忌公
者多所言未必盡信使余以不文辭更誰能爲公詳其實哉
爰爲之誌而綴以銘銘曰紫蓋巍巍兮哲人歸藏藏焉不朽

分裕後無疆

拔貢汪朝祖墓志銘

國朝邑教諭

曾

鴻新城
進士

予年十九膺選貢出仁和趙學齋先生之門明年鄉試同人公讌於百花洲推萬載汪君爲祭酒時君年已五十六矣又十五年而予教諭萬載以君與先子故同歲生不敢執行輩君遇予尤篤有過未嘗不盡言相規也比予以俸滿入

覲而君旋下世矣今其孤匍匐以銘幽之文爲請嗚呼予其敢辭按狀君諱朝祖字岷山敬亭其別號也曾祖映日祖有本父必照三世皆庠生君少時愛讀有用之書不屑屑制舉業與其兄荆山先生自爲師友荆山素友愛而性微卞急每講學

論文有不合輒厲聲色相加甚且不免捶楚旣而悔之凝視君則怡然無怨容年三十餘猶相與連床共被未嘗輕入內也君生平嚴重端謹於一切世味泊如然遇邑有大利害事輒倚君君亦未敢引嫌邑令施昭廷素造君書齋談藝之餘情事難臆決者必質之君一言而定不令人知邑修葺學宮施令得大木數十株喜甚忽水漲飄沒甚恨明年有鄉總甲以盜木被獲報者令怒甚拘其家盡入囹圄君聞之曰樹久竊必毀今如故果真盜乎訪之則水落大木自沙中出讐家誣之白其冤其人曰吾不知汪先生何如人也家立木主祀之雍正元年邑有警城中人洶洶盡逃去施令獨留君贊畫

卒以無事又雍正年間大府檄下欲復萬載舊菽荒糧原額君奮然曰此萬載世患也不可以默乃呈於邑令而府而院司皆不許邑令汪元采屬君清理君率同志二三人冒風雨寒暑遍歷荒山窮谷中將一切水擁沙淤不可墾種者據實呈報乃免又清復學宮侵佔地基諸大興作如康樂橋崇文堰並倡修董成不自以為功生平不妄交人既與故久而彌篤性不能容人過然其人能改權愛如初以是忌者亦少其卒也命其子喪祭必遵家禮毋得仍鄉俗奢泰君生於康熙丙寅年十一月廿九日卒於乾隆癸未年三月廿六日享年七十有八葬一都塗泉鄉子六人孫十七人曾孫二十七人銘曰予與君別曾幾何時而遽至於斯君才足以有爲而鬱不得施唯使鄉人載其慈銘詞不忤匪一人之私

廣昌教諭袁君墓誌銘

國朝知縣

李榮陞

邑進士

公諱建中字致和邑西鄉白良人也爲諸生以文鳴雍正壬子舉鄉科乾隆丁巳會試得乙科選廣昌縣教諭月課諸生慎甲乙士皆感憤攻苦科名益增文廟前臨江有沼底滯有力者屋其上以居貨而歲納其羨廟之規漸隘江遇漲或漂民居以去公謀於守土者撤之水害乃除學使趙公按視撫建試博士置第一謂人曰袁博士文如富人擁厚貲不作一寒儉語甚喜之選期至公薦宿學魏兆龍俊童趙由儀補弟

子六學之人心服焉縣尹黃思亭以廉失官公倡諸生償所
負而歸歲癸亥饑官廩計不給署令趙君策於公公草疏簿
單騎走烈日申勸士民助米得四千斛趙令就城隍祠煮粥
以食民相聚益噪公溫語開道之皆謝去翌日分賑四門按
丁給米終事不擾流民有死者咸塋之乙卯武闈甲子文闈
應聘福建拔文主考萬孺廬夜分起視公尙未寢歎其勤比
揭榜所得多知名士公官廣昌久大吏廉其能丁卯冬以上
考咨赴禮部公以太孺人春秋高暫謁假歸省卽力陳終養
得允旋丁內憂歲壬午行取以知縣用府縣連催不出矣卒
於家時年七十有一考諸生贈修職郎諱則且祖考諸生諱
秉星孺人敖氏子男四人長廷鳳國學生候選主簿次廷鼇
廩膳生次廷龍次廷驥女四人孫男三人孫女二人明年七
月塋於本里之青天馬前塋諸孤授使者以狀來請銘予四
兄公嫺家也故知公蹟詳然以予之不敏不宜銘辭之不獲
乃序而歸之銘曰高士潛光州爰名毅齋制賊里聚寧錦山
屏張溪帶榮于公高車壯其闕獨矯而飛輝序鬢後嗣翼翼
翔鵬鵬遙望松楸神杳冥達者營此佳氣盈

拔貢張焜圭墓誌銘

國朝知縣

孫馨祖

邑舉人

琢齋先生諱焜圭考康熙甲午舉人考授內閣中書諱明德
妣辛太孺人先生生而穎異能言中書公口授二南卽成誦

四歲中書公客殮武城太孺人教之讀年十八補學生食餼
科歲試居第一者三一等者不計積三十二年年四十八得
拔貢生以乾隆辛丑疾終於家臨終命家人扶起端坐而逝
遺命不用僧道曰自問可對鬼神又令塋某所可以朝夕瞻
望先塋遂以九月癸卯塋於潭埠肯堂團山腦享年六十有
四先生篤孝友當太孺人病待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及終
哀毀骨立予從先生遊久嘗見齋素焚香跪而泣初不解後
乃知中書公及太孺人生忌日也又嘗聞終夜讀書起而哭
哭而又讀聲與淚俱聞者莫不泣下蓋中書公客病中所寄
詩此後或聞先生大慟卽知檢觸先人手澤也年六十三猶

赴鄉試錄其文曰得失命也以酬父母心耳嗚呼可謂孝矣
平居與人交接坦白無少委曲亦無抗辭厲色談笑温温而
介然無敢干以私故人皆樂與友而加敬焉夫人私欲惑於
中而矯飾其外動以孝友相稱述而行或異其所言聞先生
之風其亦可以愧矣學以養性爲宗晚年猶有所得嘗書其
居室聯云讀書不求甚解飲酒最喜微醺銘曰無愧於親無
愧於友無愧於鬼神此爲先生嗚呼久而壽其真

山東泗水知縣陳公墓誌銘

國朝助教 辛紹業

邑進士

乾隆癸丑余寓京邸丹山陳公以謁選來同居兩人者言論
衍洽意氣相得一日酒酣公慨然曰人生無不做也所不做

者名耳然或幸而傳或不幸而不傳豈不悲哉余笑曰公之
壽居余前者余必有以傳公因顧謂余曰子將何以爲辭余
曰公之於文鏤琢肝肺拍擢腸胃空山獨往不偶俗士當其
會心與聖賢對其未出者若牛腰束世莫得見其已行世者
則羣嘖而吮之矣公之於行履中蹈和不愆仁義白叟黃童
咸相嘆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蓋仰事者自祖母逮世母若
而人俯育者子及弟姪若而人旁及者功總兄弟與夫姻黨
之困乏者若而人而公固窶且貧所需皆取給館穀若是者
其足傳公乎曰未盡也明年掣籤得浙江之義烏縣知縣引
見調山東泗水縣居官刻已守公省絲役革官價其爲政先德而

後刑民有爭訟曲意勸解不事鞭扑因事至鄉輒召耆老諄
諄作家人語或疑其短於才久而民安其教訟獄稀少囹圄
空虛乃皆服縣有泉七十二源出陪尾數折入運河歲一不
疏則運道淤淺舊置地若干頃給泉夫工食率皆印官入已
泉夫仍具空領公畀邑紳分理泉夫得領實錢而已一無所
染嘗奉文糶倉穀推陳納新時市值穀石銀一兩遵例祇取
六錢秋熟仍用市價買補雖賸累不惜濟寧屬邑水奉檄往
賑每日銀數人數與灾黎面籌皆感激涕零曰安得官爲吾
邑父母乎每進謁上憲陳時事委曲詳盡或不可必據理力
爭始若齟齬卒多見從值川楚教匪滋事調東兵往勦所過

橫肆奪民財辱官長公移書將領數其失且言入吾境猶然
有以身當不令及民將得書悚懼亟馳至好言謝過爲嚴號
令約軍士縣境肅然若不知有過兵者噫公內性堅定自信
足以任事觀其措施皆人所不能爲不肯爲者而卒以自遂
信乎余昔知公者未盡也官泗水五年以事罹吏議降級調
用羈寓不能去衣不盈筭盜無宿糧縣民相率饋蔬米供薪
水郤之不能止郡守知其賢聘爲東魯書院山長嘉慶甲子
遂終焉其孤計於舊知好各使人致賻始克以柩歸塋而是
歲仲冬余自南昌返萬載與其弟桐邨孝廉共舟出公行實
見示且徵墓銘余曰吾有諾在昔其敢辭雖未卽爲然未嘗

一日忘諸心乙丑六月始克成之因致桐邨使刻諸墓石庶
以質死者嗚呼前言如一日也而公已弗復可見矣人生聚
散存歿之感可勝道耶公諱池鳳字鳴瑞丹山其號乾隆庚
子舉人辛丑進士歸班銓選得今職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
年月日塋縣西高家嶺月形所著有丹山稿四書廣義廿二
史人物論凡若干卷公家世及其逸事具載桐邨所撰行實
中茲不悉書書其大者嗚呼是足以傳公矣銘曰孰躋鼎而
不潛以晚公不嚙其涪也孰羝藩而顧奮以觸公有角之觝
也胡稜稜之隼翮俾鳩鷲之憇也彼啞啞之啼鳥終受哺於
衆器也懿夫公之生世兮內有持而外有立也官旣墜而道

得名耿耿其常煜也歷千載而徵實視斯文之所輯也

文林郎李厚岡先生墓誌銘

國朝宜春令

黃河清

浙江進士

予求李先生序樸學堂集將拜使而先生之計聞其孤光宰
緘先生答予前論屈子書蓋絕筆也且以銘幽之詞屬予泣
然曰通儒逝矣誼兼師友銘其忍辭謹按先生李氏諱榮陞
字奠基號厚岡世居萬載高村先世七代單傳祖英文公始
有子六季士璉先生父也有學行兩世贈文林郎妣張祖妣
郭並孺人先生幼有異資受句讀以神童稱怪康成亂易篇
次欲復費氏之舊讀詩無將大車以塵底韻垂疑疵爲瘠之
誤信古篤學出於天性乾隆己卯鄉薦第六癸未成進士家
居從遊者多所成就癸巳謁選時開四庫館裘文達曹文恪

知先生宿學將保舉修書先生丐座師翁覃溪辭免尋得湖
南永興迎母就養永號難治至則絕苞苴判決無滯豪猾屏
跡創試院興義學優膏火分闈得知名士謝振宇李烜等永
之羅杰亦雋自是科名不絕丁內艱服闋分發雲南署雲州
置土猾劉金魁於法委查普洱及大理府屬陟蒼山遊洱海
訪六詔遺跡搨蒙氏鐘文自謂此行差慰旋兼緬寧通判辛
丑督運銅至夔州守漲登白帝城謁少陵遺像逾年抵天津
銅斤無銖兩失回補呈貢調閣分拔得李時昌羅緒等六人
邑近省俗好上控先生理冤雪枉終任無越訴者嘗力爭猥

夷業漁夜劫拒捕之獄活十餘人縣離滇海口百五六十里
五年一開淤利田先生命賚糧雇役親至海口畫限疏挑五
旬之工二旬卽畢巡道永公器之會以鄉約殺人誑誤丁未
照例仍發原省題嶠峨先署恩樂地介哀牢蒙樂兩山間卽
唐虞崇山也雍正時改流先生至復七鄉義塾清舊租選諸
生掌教每復輿草笠減從巡村落察民疾苦勞耄盡以酒脯
童子稍異者獎紙筆會用兵安南派夫井井有法調闡執正
不阿士論翕然闕後之嶠峨嶠峨六詔三十六部之一地瘠
貧仕者頗衆習驕悍先生設法行銷墮鹽勢家一御以禮年
六十六以疾乞休藩司筠圃費公會榜同年也留之不得然

艱治任薦掌大理書院次年又率屬贖之始得歸所攜惟書
籍花木而已居家日事著述多所發明嘉慶二年輯家譜建
宗祠率子弟修治先人塚越歲卒先生性嚴毅動靜持敬視
不潔若浼雖登科第入仕版淡於名利自少至老孜孜力學
虛公無滯見推求至理多心得嘗測五星當聚某度至嘉慶
五年三月十八日五星果聚奎嗚呼通天地人曰儒若先生
者可謂通儒也矣生平著作甚富於天文則有考辯於地理
則有圖說糾謬辯正於聖賢事跡則自三皇五帝文武周公
孔孟各有考辨於經周易則篇第本費氏加以圖考於尙書
則分今古篇第自堯典至無逸考辨尤詳於詩則國風解自

邶至鄭於禮經則周禮儀禮樂記學記明堂位大小戴各有
考並考四塞蕃國於春秋則正毛氏改本及四例論於四書
則論孟有類學庸章節著四書細論孝經分章節於諸史有
竹書紀年始末考論辨家語考離騷於諸子如莊墨越絕新
書說苑新序皆有彙古此外遊歷有紀運銅有記釋道堪輿
家並有考論詩則厚岡詩鈔古文本唐宋大家法度考論辨
斷爲多而傳贊墓誌應酬諸體畧具以時增辨論未及手編
成集也生于雍正丁未三月八日終於嘉慶庚申十一月朔
壽七十有四配劉氏封孺人子五人孫十六人曾孫八人墓
九頂山黃岡之原銘曰

高村之李乃祖始著隱德載鬱昌於其孫初試永興治成奉
諱呈貢嶠峨施究則未其昌維何乃以斯文學貫中西誤糾
固歆上觀千古下觀萬里山川性情茲焉得髓人文之大莫
如六經文爰義圖一覺聽熒書別古文可匹疏證詩迄鄭風
已翦榛莠儀禮周官迄大小戴各有訂釐並考四塞四子細
論孝經分章史志三五子甄墨莊時發爲文槩架唐宋皓首
窮經心有專用迄未手編遽嗟龍蛇疇爲發之其書滿家閭
有學林公亦有子我銘公幽以告于禩

撫州教授辛淑郵墓誌銘

國朝翰林院侍讀

蔡之定

君先世籍山西宋末諱竭者避亂江右萬載縣家焉是爲萬

載辛氏始祖十九世孫隣日卽君高大父隣日生金澄父子俱邑諸生金澄生汝獻汝獻生樹人汝獻起家拔貢生任湖口縣教諭樹人諸生並以從益貴贈編修樹人子三長又曾邑諸生早卒君其仲也季卽從益乾隆庚戌翰林今官給事中君生而穎異九歲能詩古文詞有神童目熟於左傳杜注地理人名研記精確一時夙學有後生之畏長彌嗜學寢食坐作與詩書俱弱冠補弟子員先後受知於曹文敏朱文正戴文端諸公君以考贈公能文而蹇於遇伯又蚤世益自感奮稔知從益才屬望尤切曰吾季必大吾宗自初學至入仕所以扶植之者不遺餘力卒如所期丁酉君膺選拔學使者爲蔣時菴侍郎棘閤屢躋乙卯甫舉於鄉又十一年乙丑成進士出自余門經策尤爲主司嘉賞

殿試前不出戶庭終日習策字或勸以所習就正時公且願以爲先容以跡涉干謁弗之聽

殿試列三甲引

見以知縣用援親老例呈改教職選撫州教授未幾以憂去服除再任撫州其訓士先行而後文公事一無干預郡守以下咸重之遇事謹恪每常例行香未五鼓輒公服詣公所以俟年餘無疾坐逝君名炳晟字融初一字淑郵性樸直無飾貌枝詞生平繩趨墨步介然有守顧見義必爲以公信不苟見推

高書集卷二十九
鄉里每爲人排難解紛如建考棚置公田諸事必先君經君處分罔不悅服居家敦孝友勤儉力學時以先澤爲念其誨人必竭誠無少厭倦惜以教職終不竟其用卒前兩月遺給諫書有一生志事盡付東流之語亦可悲已勤於著述詩詞雜文甚夥多所散軼給諫云行爲蒐輯梓行君生於乾隆癸酉十一月十八日以嘉慶癸酉正月一日卒甲子一周娶宋氏四男彥綬彥瑜彥紳彥和仲及季游庠女二孫男女七人將以甲戌五月八日塋上高之河東太子塘給諫乞銘於余誼弗可却銘之辭曰於戲淑郵哲人其傾甲背壬腹克副才名惟名與福天不兩傳天明君福君名曰裕器也晚就容玉女成載殿回美式紹家聲占彼上高是宅是兆我銘斯邱萬禩長保

戶部主事辛公質孚墓誌銘

國朝侍郎 辛從益 邑進士

質孚先生於益爲族父常厚遇益至畧年輩以字相尊稱既同官京師先後旋里來往相親敬每宴必同席甚相得也自李厚岡家曉堂諸老宿辭世數以文事推益仲兄淑郵并獎借益暨姪敬堂益入都而兄淑郵沒先生又辭世追惟平昔知好不敢以不文辭謹爲識其墓先生諱文彬字程材質孚其別字世居集賢坊太父樸庵公邑附生父裕齋公職員並以先生貴贈文林郎例晉奉直大夫母周太孺人生母唐太

孺人初裕齋公艱於嗣唐太孺人舉先生時裕齋公年五十
四矣以得子晚頗憐愛之唐太孺人課之讀甚勤積針黹所
得助購書先生幼聰敏惇愨因是愈感奮力學補邑諸生食
餼有聲乾隆戊子舉於鄉報至裕齋公已下世數日先生以
親弗及見也每語及輒泣然旣數上公車薦不售而唐太孺
人年老骨節時隱痛躬率諸子按摩稍瘥因壹志侍養弗遠
離庚子母促之北上始赴禮闈旋聞計亟僦小車走數千里
足重繭哀毀骨立丁未挑發四川知縣以安詳恂恂爲廉使
陳公奉茲所器重有粹然儒者之日厯署墊江鹽亭皆有治
聲大憲保公巡邊過鹽亭聞而獎之補丹稜縣丹稜缺臬瘠
且多命盜案有史英者曾充捕役實盜魁也黠且鷙事發輒
逃匿其黨庇之役莫敢捕先生抵任嚴賞罰設方法督役往
捕倘拒卽格殺律得勿論役如誠夜遇英拒傷數役役憤立
鬥死英并搜緝餘黨盜風以息諸服毒自經者先生聞報卽
往驗驗非毆傷立命瘞非威逼及他故立開釋自是輕生習
亦息廓爾喀之役大兵所過須派夫馬先生通計須費若干
酌章程榜衢市令公正紳士董之不假手胥役於是民輸踴
躍丹稜故隸眉州州牧派費未善也州民揭丹稜榜控大府
大府飭州牧倣先生法民始安焉旋調理巴塘事所經理人
皆信服兩宣撫司甥舅也以爭坐位構怨先納印及紅頂花

翎於官將舉兵相攻擊先生嚴檄禁之并開誠曉諭面爲勸
解兩土司感悟並泣拜去居巴塘三年人甚德之比瓜代瀝
涕相送者百餘里不絕駐藏大臣松公馳書嘉獎旋委署大
邑兼署直隸邛州凡官蜀十八年所至事皆辦上司未嘗提
一案也由邊俸擢雲南賓川知州改戶部福建司主事司員
旣衆自循分外無可見才同事多輕雋少年喜詆諧先生自
顧齒宿不樂與追逐輒引疾求去堂官留之不可遂歸歸時
年甫六旬其恬退如是性平易近人人樂與親雖悍夫亦聞
言自化居官所得俸時以助戚友歸時囊甚儉日用不支至
鬻田其寬厚廉潔如是益初官御史銳意建言先生戒以弗

亟謂敢言非難言而當爲難益常佩服斯語云旣里居以樂
進後學爲務屢主講龍河書院郭氏義塾所陶成甚衆族人
推爲宗長辭以主修族譜請始就因立義田規積穀爲賑荒
及資送試者費族人善之生平自書籍文翰外無他嗜其詩
稿戴可亭先生爲序行於世其友睦一門及他美行不勝述
嗚呼以先生德足化人與其才足御紛卽以當方面大任何
難顧僅効於巴塘蜀邑與族黨里塾間良爲可惜然卽是可
以知先生矣先生以乾隆辛酉四月二十九日戌時生嘉慶
癸酉年五月二十五日辰時卒享年七十有三塋石筍坑元
配張宜人繼配張宜人子七元辰增貢生元颺邑附生前卒

元翰元超前卒元福元滙業儒元采早卒女三人孫男八曾
孫四銘曰

邦之彥族之僑廉可爲貧非病家雖瘠民則潤其神腴其道
勝澤在蜀羌懷恩信寬仁恬淡物無競今之耇成昔先正嶙
嶙石筍端且勁鬱鬱佳城此其鎮天豐才德而用弗竟曰畱
以祚其子姓

聞松園墓誌銘

國朝助教

辛紹業

邑進士

予與松園交在歲之己酉松園故無求於余余亦無能有益
松園者然兩人之情不知何以一往而深也兩人皆以貧故
館穀求食而松園需此爲急上事老母下畜妻子旁撫諸弟
姪一日有所入則一室之人磬磬焉若鳥之待哺松園勤於
其職不肯一日稍曠以故余兩人者不常得聚其聚也多於
京師旣無朝夕課誦之責而有友朋談論之樂故其合恒易
然儻寓或不一其所則越一二日松園必來就余或不來余
亦往就之至則縱談至夕遂共榻而臥趾抵於膈或加於胸
談復娓娓不休東方明矣而遂去去而仍來旁觀者不知二
人之所事爲何而二人實無一所事也顧松園困益甚研田
薄收輒稱貸於有力者有力者或慳焉或有所市焉或無所
市則不勝其德色焉余每勸其已之松園曰余豈屑此不潔
者而忍不自愛哉顧舍是則無可爲計也噫士君子遭逢不

偶至或不能自養苦彭澤之叩門乞食淮陰之受殮漂嫗蓋亦有之乃以尸糞之慮不惜貶損從人而世多不察從而議之君子窺乎其志亦足爲之悲矣其後余獲官於朝松園亦以大挑二等授寧都州學正教職世稱冷官半艇束脩不供薪米而松園所得頗可謀甘旨其餘潤亦足及族親性既好賓客又懲俗人之吝戶外之屢恒滿中厨之需不時所入半費於是不二年卒於官諸孤扶其柩以歸家仍四壁立也而先是余接松園書告以北上之役志尙未衰晤面將於是在方企踵俟之而竟不可復聚矣松園名星杰生於乾隆某年月日歿於嘉慶某年月日墓某所之原先塋諸孤謂知其父者莫余若也使來句爲銘墓之詞嗚呼余其何以爲銘耶

銘曰

是鬣而封者松園之窀穸耶胡臨而哭者不惟弟與妻子而母亦號且嘯耶松園有知其能一日安此宅耶噫

國子監助教敬堂辛君墓表

國朝閣學

翁方綱大興進士

乾隆己酉予於江西選拔貢生得萬載辛君從遊南康廣信諸郡歲餘君成進士後官國學者又十年知其經學最深所與予技勘注疏說文諸條手記皆存予篋近年來有持經說相質者必與君共研覈之君證據極博而能審擇歸於一是不爲泛鶩不爲矜異之說今年春尙爲新城魯君嗣光拔定

尚書說已酉江西選拔諸子惟曾與君治經尤精密曾君嗣
光前十餘年卒予未得表其墓孰意今乃表君之墓可傷也
已君爲人誠信篤敬不苟言笑不輕然諾易書詩三禮三傳
皆考辨補析凡若干卷君乾隆己酉舉於鄉乙卯中會試嘉
慶丙辰進士國子監助教俸滿以同知用諱紹業字復先一
字敬堂生於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嘉慶十九
年七月十六日年六十配王孺人子四价公弼候伋孫三候
庚午舉人今扶柩歸葬狀其畧來求表於墓道雖不獲書丹
於石其學行皆可傳於後者

辛先生墓表

國朝主事

陳

鶴

元和進士

先生諱炳昭字能濟號熹亭江西萬載人袁州府學歲貢生
也會祖金澄廩生祖汝獻湖口縣儒學教諭

贈江南道監察御史父樹貴本生父樹國俱增生先生善事父母
推之兄弟宗族嫻黨暨乎一鄉一邑之間恒以信義見推初
贈御史公卒羣從兄弟以家事委先生其後季父病革復以
身後事相屬先生謹司其財產出入無纖毫私有妹婿素封
交不擇人妹憂之先生割宅與共處朝夕規勸終妹世得無
敗妹卒婿遂蕩其產則數贖給之甥旣長議婚不能取爲資
而取之邑有學田以諸生司之同庠序舉先生先生任之十
餘年佃民愛戴若父母邑人應童子試者千五百餘人以自

攜坐具爲苦諸搢紳謀創立試院而艱於費因率諸有力者出錢諸有力者曰非辛先生任其事吾儕終不出錢時先生已老謝不與事諸搢紳強起之事始集嘉慶元年有

詔舉孝廉方正縣學教諭某首舉先生而府學教授某爭之曰此府學諸生也豈可不自我舉乎八年八月卒年七十有六將易簀命諸子治喪不以佛老惟朝夕設奠如禮邑人士多效之其塋也白衣冠而送者幾千人遠近嗟嘆以爲從來布衣諸生所未有蓋先生之爲人類乎王彥方陳仲弓而上希乎夫子所謂信則人任焉者然先生固經生嘗謂讀書不如鈔書課寫五經至一再遍年逾六十猶爲諸穉孫鈔經寒暑不

輟信乎經義與治事相兼而信義之所以著於人人者皆自學問中得之也嗚呼斯真克副乎孝廉方正之科者己子七人紹基附生紹業嘉慶元年進士國子學正誠質增生紹顯紹模增生紹訓庠生紹良孫十八人曾孫七人墓在上高縣山棗渡江北月形山之原

文

檄交夷黎維潭文

明按察副使張璧邑進士

爲夷情事先據思明府土知府黃承祖揭報安南諒山宣撫司黃廷愛等牒呈內稱黎氏孫維潭統兵復國擒斬都統莫茂治收獲印信署掌監國今差宣撫榮國公黃廷愛等領兵

追捕莫氏遺族及招撫地方本國民盡皆歸服黎氏乞爲轉
達等情連宣撫司所牒呈該府呈文申繳到道爲照莫氏乃
天朝封賜印章世爲貢屬恪奉正朔未見有何罪狀黎氏果
何人斯輒敢與兵逼弑握印受成似此亂臣賊子誠國法所
不容天討所必加者但據牒呈思明府公文不出自監都統
印之黎維潭而出自諒山宣撫黃廷愛不由南關正路達之
督備官而由私隘達之士官黃承祖則真僞猶未可必若遽
與師問罪誠恐濫及無辜且當時諸司勘報稱黎氏俱已盡
絕今日又焉得復有黎維潭者出哉卽黎氏果有後自當感
激先朝曲赦厚恩安守臣節一旦弁髦王章公行篡叛法在

無赦除呈三院會題候命調集京省土漢兵征勦外合先馳
檄宣諭該國臣民若果能悔悟篡弑之非改圖自新迎歸莫
氏納反符印退守臣節縛出首事叛惡送赴軍門請罪庶城
中生民可免塗炭爾等官屬亦可保全首領如終執迷則天
兵雲集威震山谷區區小醜如探雀雛本道念切爾曹夷獠
無知忍令自貽伊戚合先開諭禍福反逆爲順在今日舍存
卽亡在今日幾介微茫毋貽後悔

采連城集補

禱雨文

明邑令

陳 璨

濫宰是邦驚心亢暘當早稻將實晚禾旣秀之秋泉乾水涸
西成何望倘臻奸貪蠹政殘虐良民傷天地好生之德咎當

璨身毋貽百姓災特於六月七日建設壇場於城隍祠下願乞潤隴畝於既涸之餘甦禾稼於將枯之日謹告

禱雨疏文

明邑令 陶大邦

某承匱茲壤期奠民安迺五月末旬洪水氾濫六七兩月旱魃爲虐早稻垂熟者悉枯槁晚禾吐穗者盡焦萎兼以蝗蟲蔽埜國稅民生將何所賴前已虔誠同巫步禱詣之洞洞闕無靈擊之泉泉神不應今擇七月初二日再令法人某等祈叩昊天上帝洎城隍神位某等吏無善狀致茲旱以誰尤神乃有知矜此民之何辜伏願雉封四境頌三日以往之霖則廟食一方作萬載長生之福

禱雨文

明邑令 韋明傑

嗚呼萬邑居山谷間陂塘蓄洩水不以時雨暘稍愆則旱澇爲憂迺者自春徂夏淫雨連綿早禾薄收民已告苦入秋以來亢暘爲虐晚禾焦枯民情皇皇莫必其命吏茲土者寢食不寧禱於爾神亦既三日矣雲欲合而忽散雨欲滴而旋止赤日皎皎星河在天意者誠未至神勿格歟抑亦政刑有未平賦役有未均奸蠹有未除冤鬱有未伸歟將毋功令森嚴逋負歲積莫之請寬荒瘠日甚莫之議恤上控或未力歟胡至此極也吏卽失職咎實在吏民則何罪願神憫民之苦赦吏之愆速爲請命於天呼吸雲騰甘雨沛至俾坼者以潤稿

者以蘇稍救萬一皆神之賜不然一日不雨苗其稿矣再日不雨苗其盡矣民命判在須臾神念之能無恫然其無使久疲之民重罹灾沴而國課將無從出吏之爲罪滋大也是用率我士民匍匐申請待罪神前仰祈昭鑒

再禱雨文

韋明傑

天乎而竟不雨耶神乎而竟不請命於天耶元雲方合胡復開也霖雨旣濛胡復止也吏率士民匍匐街衢五步一拜十步再俯雖云以文此心則虔惟神有靈胡漠不之恤也將謂民頑宜降以殃則加派已苦豈堪又重之罰將謂吏失職獲戾於天則願以身當豈宜遷怒於民繫此田穀非獨民藉以

康食將國之常供於是乎出豐年穰穰猶恐不足以應徵求也今旣罹於水復罹於旱無歲焉有民無民焉有賦吏之降級亦云極矣將不益之罪耶昔有令望蔡者歲旱視民田災甚者悉蠲之抗章自劾曰寧吾得罪毋病我民竟獲所請今功令何如而可言及此耶惟神享民之祀受國之典當爲吏籌之熟矣敢微靈貺甘澍下傾膏我稿苗少冀有成將國與民兩賴其賜是用設壇墀齋祓以祈神其如在諒不我遺謹告

禱雨城隍祝文

韋明傑

某葢茲土已及五稔歲禱爾神皆以雨澤愆期也今四五月

多雨民獲播種庶幾有秋六月以來商羊不舞旱魃爲虐穢者不實莢者不秀饑口嗷嗷倚爲續命天忽奪之嗟乎痛哉吏實不德召灾者屢民則何辜被灾者數躬同父老率我士民亦旣沿街步禱而精誠未孚神罔顧答嗣當徧告羣神互相默佑竊念神爲一方之宰朝廷勅封顯佑歲時奉祀專有責成願神其速請於天興雲致雨立蘇稿苗以解民困毋使羣神得分其功憶昔歲旱呼神不應擬往竹山禱於石洞忽荷神麻霖雨滂沱行遂以寢至今誦神之功茲豐凶之關只在信宿計無復之將吸龍宮之水以施法部之仁神其有意相茲行也則亦神之終惠斯民也若吏之失職其請以身當之

禱雨竹山洞文

韋明傑

惟茲石洞寶龍之宮源出竹山水經其中前後虛敞乃蘊靈隆歲旱必請有感斯通禍今六月烈日如烘陰雲作合忽散以風田疇焦卷有害穆種秋成失望責在我躬惟神變化爲天所崇願施法水暴雨龍凍飛甘灑潤大地沖融以蘇稿苗歲事有終農民歡呼誦神之功吏亦鼓舞尸祝無窮

禱雨涂泉文

韋明傑

嗟此疲邑苦旱連綿何期今歲又不逢年入夏以來烈日熬煎青青禾黍立稿原田竹山取水靈霖方涓旋復淡旬不見

淪漣吏心憂皇寢不成眠爰考志乘城之東偏有龍居之是
名涂泉亢暘爲虐官民禱焉乃率僚屬親詣告虔干和召灾
實余之愆萬姓嗷嗷情則可憐願言湔滌呼號於天勅彼龍
神或躍於淵尺水與波時一轉旋雲霓望切忍復遷延民力
無施徒勞朕胼國課安出吏罪萬千匍匐陳詞仰藉重元

祈晴文

明邑令 陳 璨

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辰時至二十九日巳時霖雨傾盆公廨
毀損人民湮沒房屋橋梁漂流無存田疇稼穡壅刷莫計蓋
由縣令匪人民受其殃本職素無才德忝膺是任若有欺公
壞法貪賄害民甘以一門受殃伏乞散雲息雨毋貽黎庶灾

生民幸甚國家幸甚

驅虎文

明邑令 陳 璨

蓋聞潮陽鱷爲患昌黎來而南徙九江虎爲灾宋均至而東
渡陽雖刺史之德而陰實城隍之功璨奉朝廷牧民之寄神
膺國家顯佑之封猛虎在縣東十里許傷人非惟璨之德不
足以驅猛獸抑且神之靈不足以庇生民陰陽之職皆不稱
矣今者謁禱特與神議或用神兵而驅之或用獵戶而捕之
神其有靈願賜昭報謹告

禱城隍神文

國朝署令 楊際華 閩縣舉人

朝廷縣設令而卽飭令祀城隍之神春秋致祭惟謹凡以爲民也

令治民於明而神保民於幽智力所得而及者令司之智力
所不得而及者神主之水旱螟螣所必求呵護於神也今夏
五六月邑三遭水患田廬被淹庶民艱食令率紳耆平糶民
稍得安茲早穀旣登晚秧初插官民方共望有秋而虫復傷
稼何吾民之多厄也鄉民循俗迎火龍以禳令教以灑油及
用菸草毒之之法智力之所及者盡於此矣然虫未胥滅民
懼無禾惟食爲天歲何堪此際華所不得不爲民呼籲也神
尙鑒之令果失職則當降罰於令而何爲移禍於民民或應
灾亦當爲請命於天而何忍坐視其病乞神念無辜之赤子
培方植之良苗扇以清風浥以涼雨祛彼蠹賊貽我豐年俾
令所不得而轉移者神實降靈而陰佑之是則神之恩民之
福而亦令之慶也際華當敬率吾民薦德馨而申虔祝永答
神功伏惟神察

道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辰刻虔禱是日申酉戌三刻大
雨如注虫盡殲旃神應何其速也際華謹率士民上神功

奮迅四字匾懸廟門以誌神庥

七月二十四日記

祭龍觀察文

明邑令

徐一唯

禮莫大於分道莫大於忠惟公秉乾坤間氣爲昭代英雄堅
貞起於天性忠義篤於淵衷按浙省而持憲節居藩輔而抗
至尊原其心不甘事夫二主而衣帶數語誠軌世範俗之奇

功是公之死可謂善道又何愧文山正氣與張許高風茲當
道特表行跡崇祀典俾血食於芹宮一唯奉文到日景仰熱
中拜首豆觴惟靈爽是依來格於斯尙饗

贈袁氏貞節文

明按察副使

張

璧

邑進士

國風列婦人女子之事詳矣事之大者莫如節其以節著者
衛共姬一人而已仲尼刪詩存栢舟非闡發幽側以輔翼世
教與然共姬以至威欲奪其志乃爲自矢之言仲尼於此蓋
不能不悲其志矣其後夏侯令女不忍文叔之死至斷髮刑
耳鼻然後免親之見奪而以節終爲曹氏婦千載下傳其事
者有餘傷焉假令遇仲尼又不但悲其志已也迺今見龍母

袁孺人益有感云孺人歸龍月塘先生七年而月塘先生逝
哀毀幾絕其子德正纔四歲德中尙在襁褓形影相弔服且
闕矣於是媼黨憐之諷以再圖時有富室慕孺人賢欲爲子
議配孺人聞之遂斷髮斬指以誓議始寢而孺人之志得不
奪自是含哀致毀以禮自防力撫二孤訓之學以成名上養
舅姑以完節蓋始之所遭與共姬令女同而終之所成共姬
令女有不及也夫婦女鮮不狎暱而孺人重師儒以訓孤飭
禮義以維家惟從容立於死不死之間彼求者不諒徼幸嘗
試豈未聞程嬰語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孤彼以
我能成事若龍母者其能成事者與彌留之日大能受命歎

幾於達生也乎哉彼其心益與下報趙宣子一揆矣豈惟報夫而已自龍母能婦而舅姑寬然不重遺以憂孝之屬也舉家數千指雍雍無間言殆亦內德之茂足助焉家人利女貞有味乎言之鄉令慷慨而於事無濟是尙爲其易而以難者更遺何人將何以復於世之求多者嗟嗟終夫之事者完婦也終母之志者孝子也今其子才且賢異日翩翩爲國華是又子與母所以交相成也當月塘先生棄盛年豈不云促不知其促也顧其所以永也與

零丁

零丁代族人受實作

有序

辛金澄

族人聯珍字惟上幹練才也康熙甲寅長沙告變 大兵屯扎於萬剿平後誤擄聯珍去其子受實才十歲至孝性成日夜啼慕欲尾跡之以上有高年祖父母下有四弟乃止越五年諸弟稍長遂銳意往尋噫可哀也已以其年幼途中艱於告語爰仿東漢戴良零丁體作一篇授之庶有憐而指示踪跡者乎

揭零丁訴零丁可憐失怙苦零丁願君子眼垂青指示前途識已經僕本萬載人住居東隅族搢紳生逢

聖代無戰征父子相依甘食貧詎意康熙歲甲寅長沙變起烽火驚大軍駐萬旂幟明夜半喇以鼓角鳴鼓角鳴欖槍平唱凱

歸師好光榮牛酒飽喫意氣盈擄得民父給樵薪可憐上右
龍鍾鶴髮之雙親下有九歲七歲四歲三歲之孤嬰實也較
長纔十齡入口供養我何能慟哭山阿劇黃精飢腸雷轉合
家呻生死茫茫斷信音地角天涯何處尋諸君子請細聽民
父名聯珍昂藏七尺眼如星兩眉直豎若劍橫雙額隆起侵
入鬢黃金臉兒國字形喑鳴叱咤聲雷霆嗜哩鄉語辨易真
藍布短衫足裹膝千金擔子彳亍行去時三十一數零鳥飛
兔走今五春諸君子指迷津或在山高或水深倘然迎得返
柴荆鑄金事之天鑒誠

賦

瞻思堂賦

并序

明邑令

徐一唯

余讀七篇至端木公築室於場獨居三年事嘗撫卷曰賜
於尼父心喪者也尙依依不舍如是况親喪固所自盡者
乎近世學者執漢儒廬墓共日之說遂視此事若有所託
而逃不知事固依乎中庸尤當觀其誠僞洵根於一念之
誠則古人友于兄弟者固有以身代之以痛分之者矣又
安得以廬父母之墓爲迂耶余令茲邦三易歲矣採風問
俗令有責焉龍生以仁孝行久勒口碑值公暇披閱瞻思
堂集玩諸名公載筆而龍生之瞻思誠所謂常自在之中
心藏之者也車溪之廬誠身與之依而神與之游矣龍生

賢矣哉因託意命詞作爲茲賦以附風人之旨而事之印
證固反之此心而自得云

夫何怙恃之蚤逝兮方週期而予遺製菱荷之無從兮誠弱
質之易迷長夜徂以難旦兮慨甯氏之栖栖倚北極以延佇
兮慕梁公之與歸悼嚴慈之不復起兮歎仇離幸有母姨可
以想像兮刻木者誰盼彼車溪兮若天漢之流漸有岡可眠
兮空窆者其在茲諒天路之豈遐兮不可階而升隨感四序
之迭運兮惟野闌之淒其雖予懷之弗渝兮知造次必於是
曾參養皙兮羊棗之不忍嗜親未及養兮徒絕粒以興悲築
室於場兮賜慕師尼昊天罔極兮舍親之墳墓何依景曜末

照兮苦奔獸之疾趨岸谷岑寥兮聽蟋蟀之鳴時少發憤於
下帷兮念書香之不可墮畢業於採芹兮何皇於衡門之棲
遲誦梁甫之吟兮九野纍纍笑荷鍤之過兮埋也何爲奄大
塊之飄塵兮駟馬未追冥宮之難再啟兮孰是靈衣有墓可
廬兮踐履不遺思親而不見兮見親之壤卽若與親而相依
嗟有生之必化兮胡庸彼蠅飛而蚊聚寄光景於逆旅兮顧
堂奧於薜荔視榮華於朝露兮繚蓬竇於辛夷嗟夫邈無內
顧兮刑于寡妻牛眠迤透兮以續以似檄諭褒嘉兮帝命且
至天理之在人心兮孝子永錫爾類

